





武門  
第127  
卷1

周氏  
杏林

周氏  
杏林

重刊儒門事親序

是書也戴人張子和專為事親者著論議淵微調攝  
有法其術與東垣丹溪並傳名書之義蓋以醫家奧  
旨非儒不能明藥品酒食非孝不能備也故曰為人  
子者不可不知醫予幼失怙慈親在堂踰七望八滄  
髓既具未嘗不防以藥物每慮當有所饋委之時醫  
恐為盡道之累將欲遍閱方書諸家著述繁雜竊為  
是皇皇者數載矣近得是書如獲寶璐執是以証何  
慮臆說之能惑惜其板久失傳本多亥豕之訛因付  
儒醫聞忠較訂鋟梓與世之事親者共云

九  
日

周氏

儒門事親



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復元道人召輔序

儒明事親序畢

儒明事親論方目錄

卷之一

七方十劑繩墨訂一

指風痺痿厥近世差玄說二

立諸時氣解利禁忌三

瘡非脾寒及鬼神辯四

小兒瘡泡丹燻癰瘡舊蔽記五

婦人赤白帶下錯分寒熱解六

霍亂吐瀉死生如反掌說七

目疾頭風出血最急說八



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九  
服藥一差轉成他病誠十

卷之二

偶有所遇厥疾獲瘳記十一  
攻裏發表寒熱殊塗箋十二  
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痊十三  
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十七

卷之三

口眼喎斜是經非竅說十八  
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十九  
五虛五實攻補懸絕法二十  
喉舌緩急砭藥不同解二十一  
五積六聚治同鬱斷二十二  
凡十膈五噎浪分支派疏二十二  
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  
嗽分六氣母拘以寒述二十五  
九氣感疾更相為治衍二十六



三消之說當從火斷二十七

蟲慝之生濕熱為主訣二十八

補論二十九

水解論三十

卷之四

風一

暑二

濕三

火四

燥五

寒六

解利傷寒七

中風八

痺九

痿十

厥十一

癰十二

瘡十三

泄痢十四

疳痢十五

臟毒下血十六

下痢膿血十七

水泄十八

痔漏腫痛十九

霍亂吐瀉二十

大便澁滯二十一

小便淋瀝二十二

酒食不消二十三

酒食所傷二十四

沉積水氣二十五

諸積不化二十六

骨蒸熱勞二十七

虛積二十八

上喘中滿二十九

一切涎嗽三十一



咳嗽三十一

咳逆三十二

風痰三十三

咯血欬血三十四

消渴三十五

雷頭風三十六

頭痛不止三十七

兩目暴赤三十八

目腫三十九

病目經年四十

風衝泣下四十一

風蛀牙疼四十二

口瘡四十三

喉閉四十四

癭四十五

背疽四十六

癩癧四十七

便癰四十八

惡瘡四十九

下疳五十

卷之五

瘡癰瘤腫五十一

瘡腫丹毒五十二

凍瘡五十三

金瘡五十四

誤吞銅鐵五十五

魚刺菱匹五十六

蛇虫所傷五十七

杖瘡五十八

禁蝎五十九

落馬墜井六十

腰膝疼痛六十三

頭風眩暈六十四

經血暴下六十五

赤白帶下六十六

月事不來六十七

婦人無子六十八

小產六十九

大產七十



產後心風七十一 乳汁不來七十二

產後潮熱七十三 乳癰七十四

妊娠大小便下利七十五

妊娠病虛七十六 雙身傷寒七十七

身重瘖瘖七十八 懷身入難七十九

眉煉八十 牙疳八十一

夜啼八十二 丹瘤八十三

疳積八十四 身瘦肌熱八十五

大小便不利八十六

久瀉不止八十七 通身浮腫八十八

發驚潮搐八十九 拗哭不止九十

身熱吐下九十一 風熱涎嗽九十二

水瀉不止九十三 瘡疥風癩九十四

甜瘡九十九 白禿瘡九十六

瘡疾不愈九十七 腫痛氣刺九十八

赤瘤丹腫九十九 瘡泡癰疹一百

卷之六

十形三療目錄

風形

因驚風搐二

風搐及張二



殮泄三

因風鼻塞四

風痰五

癩六

手足風裂七

胃腕痛八

搐搦九

面腫風十

驚風十一

風温十一

風水十三

小兒風水十四

腎風十五

勞風十六

中風十七

暑形

中暑十八

瘡瘡十九

火形

馬刀二十

項瘡二十一

伐指痛二十二

瘰癧二十三

咽喉腫痛二十四

舌痛二十五

腰膝痛二十六

狂二十七

痰厥二十八

滑泄乾嘔二十九

笑不止三十

膈食中滿三十一

目育三十二

小兒哭不止三十三

小兒手足搐三十四

目赤三十五

熱形



沙石淋三十六

膏淋三十七

二陽病三十八

小兒面部赤腫三十九

頭熱痛四十

勞嗽四十一

勞嗽咯血四十二

吐血四十三

嘔血四十四

因藥燥熱四十五

肺癰四十六

痿四十七

口瘡四十八

虛勞四十九

心痛五十

傷寒極熱五十一

失笑五十二

赤目五十三

目蒙五十四

痘後嘔吐五十五

熱厥頭痛五十六

產後喘五十七

血崩五十八

婦人二陽病五十九

月閉寒熱六十

惡寒實熱六十一

遇寒手熱六十二

嘔逆不食六十三

瘞癰六十四

牙疼六十五

淋六十六

口臭六十七

濕形

疝六十八

水疝六十九

留飲七十

黃痺七十一

黃病七十二

病發黃七十三



水腫七十四 涌水七十五

停飲腫滿七十六 濕痺七十七

屈膝有聲七十八 白帶七十九

溫嗽八十 鴻兎全一 濕癬八十二

溫慝瘡八十三 泄瀉八十四

洞泄八十五 大便少而頻八十六

暑泄八十七 腹滿面腫八十八

卷之七

燥形

臂麻不便八十九 大便燥結九十

孕婦便結九十一 偏頭痛九十二

腰脊痛九十三

寒形

因寒腰強九十四 寒疝九十五

感風寒九十六 凍瘡九十七

寒痰九十八 瀉痢惡寒九十九

內傷形

因憂結塊一百 病怒不食一百一

不寐一百二 驚一百三

兒寐不寤一百四 孕婦下血一百五



收產損胎一百六 懷恐脇痛一百七

背疽一百八 肺癰一百九

咽中刺塞一百十

誤吞物咽中一百十一

腸刺下血一百十二

水腫畢丸一百十三

伏驚一百十四

外傷形

孕作病治一百十五

杖瘡一百十六

落馬發狂一百十七

太陽脛腫一百十八

足閃胸膈痛一百十九

膝胸鼓行一百二十

杖瘡入水一百二十一

卷之八

內積形

傷冷酒一百二十二

心下沉積一百二十三

茶癖一百二十四



腹脹水氣一百二十五

疝氣一百二十六

胸膈不利一百二十七

冷積一百二十八

積塊一百二十九

肥氣積一百三十

伏瘕一百三十一

停飲一百三十二

積氣一百三十三

沉積疑胎一百三十四

是胎非積一百三十五

外積形

瘤一百三十六

膠瘤一百三十七

瘦一百三十八

痔一百三十九

卷之九

雜記九門

誤中涌法

嗽

疥

赤目

感風寒

誤中寒涼

經閉

下血

痢



卷之十

臨變不惑

涌法

涌嗽

當禁不禁

病愈犯禁而死

不忌反忌

不忌口得愈

不可忌口

高技常孤

群言難正

謗吐

謗三法

謗峻藥

病人負德愈後吝財

同類妬才

群口誣戴人

卷之十

撮要圖

四因氣動

五鬱風暑濕燥寒主病

六氣主治

五氣風暑濕燥寒主治

大寒初氣至終氣小雪為病

十二經是動為病

風暑濕火燥寒六淫為病并治

六門病治諸方

醫明事規

目錄

上



內經濕變五泄 金櫃十全之法  
金櫃十全五泄後論已上之圖改校爲  
篇法

卷之十一

治法雜論

風論	論火熱二門	濕熱明
風門	濕門	寒門
內傷	外傷治法	婦人風
火類門	濕門	寒門
半產	小兒風門	二火類

卷之十二

三法六門

吐劑

三聖散	瓜蒂散	獨聖散
稀涎散	蔚金散	茶調散
獨仙散	碧雲散	常山散

汗劑

通聖散	雙解散	浮萍散
麻黃散	升麻湯	桂枝湯

下劑



導水丸

禹功散

通經散

神祐丸

琥珀丸

益腎散

大承承湯

小氣氣湯

調胃承氣湯

桃仁承氣湯

玉井散

水煮桃紅丸

無憂散

泄水散

牛黃通膈丸

四生丸

內托散

藏用丸

神芎丸

進食丸

牛黃白朮散

玉燭散

三和湯

丁香化癖散

抵當湯

十棗湯

除濕丹

利膈丸

三承氣湯

握宣丸

人參補肺散

白朮湯

薏苡仁湯

益黃湯

香連丸

火門

涼膈散

黃連解毒湯

瀉心湯

八正散

調胃散

三黃丸

芍藥蘗皮丸

大金花丸

清涼飲子

黃連清心湯

犀角散

黃連木通丸



燥門

神功丸

脾約丸

麻仁丸

潤體丸

寒門

薑附湯

四逆湯

二薑湯

朮附湯

大已寒丸

理中丸

平胃散

養脾丸

兼治於內者

大柴胡湯

小柴胡湯

柴胡飲子

防風當歸飲子

白朮湯

兼治於外者

桂苓湯

麻黃湯

升麻湯

五積散

青金散

獨治於內者

陷胸湯

大黃丸

備急丸

枳殼丸

蓮殼散

木香檳榔丸



導飲丸

五香連翹散

四物湯

當歸散

又方

葛根散

定志丸

檳榔丸

小檳榔丸

瞿麥散

治氣積方

獨治於外者

青金散

敗毒散

水澄膏

魚膽丸

金絲膏

生肌散

赴筵散

麝香玉線子

人參化癭丹

通氣丸

卷之十又方

消毒散

煮肝散

枯癩散

小黃膏

刀箭藥

木香檳榔散

陽起石散

鉛白霜散

雄黃散

化斑湯

調治

無比山藥丸

當歸丸

香薷湯

石葦散



妙功丸

人參散

茴香丸

七宣丸

人參調中湯

烏金散

沉香降氣丹

卷之十三

劉河間先生三消論

猪肚丸

葛根丸

胡粉散

人參散

卷之十四

扁鵲華陀察聲色定死生訣要

病機

卷之十五

世傳神效諸方目錄

瘡瘍癰腫第一

口齒咽喉第二

眼目疾證第三

頭面諸疾第四

解利傷寒第五

腰脚疼痛第六

婦人雜病第七

咳嗽痰喘第八

心氣刺痛第九

小腸疝氣第十

腸風下血第十一

小兒病證第十二

破傷風邪第十三

陰毒傷寒帶附



諸風疾證第十四 小腫第十五

下痢第十六 雜證方藥第十七

閉穀諸藥第十八

太醫先生辭世詩仍附于後

世新師校書目録

卷之十五

雜錄

儒門事親卷之一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七方十劑繩墨訂一

方有七劑有十舊矣雖有說者辯其名而已敢申昔人已剗之意而為之訂夫方者猶方術之謂也易曰方以類聚是藥之為方類聚之義也或曰方謂五方也其用藥也各據其方如東方瀕海鹵斥而為癰瘍西方陵居華食而多頤腫贅癭南方瘴霧卑濕而多痺疝北方乳食而多藏寒滿病中州食雜而多九疸



食癆中滿留飲吐酸腹脹之病蓋中州之地土之象也故脾胃之病最多其食味居處情性壽夭兼四方而有之其用藥也亦雜諸方而療之如東方之藻蒂南方之丁木西方之薑附北方之參苓中州之麻黃遠志莫不輻輳而參尚故方不七不足以盡方之變劑不十不足以盡劑之用劑者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劑猶羹之和也方不對病則非方劑不獨疾則非劑也七方者大小緩急奇偶復也十劑者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也

夫大方之說有二有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有分兩大而頓服之大方蓋治肝及在下而遠者宜頓服而數少之大方病有兼證而邪不專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王太僕以人之身三折之上爲近下爲遠近爲心肺遠爲腎肝中爲脾胃胞臚膽亦有遠近以予觀之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身半以下其氣三地之分也中脘人之分也又手之三陰陽亦天也其氣高足之三陰陽亦地也其氣下戊巳之陰陽亦人也其氣猶中州故肝之三服可併心之七服腎之二服可併肺之七服也小方之說亦有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有分兩微而



頻服之小方蓋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宜分兩微而少服而頻之小方徐徐而呷之是也病無兼證邪氣專可一二味而治者宜君一臣二之小方故腎之二服可分爲肺之九服及肝之三服也

緩方之說有五有甘以緩之之緩方糖蜜棗葵甘草之屬是也蓋病在胸膈取甘能戀也有丸以緩之之緩方蓋丸之比湯散其氣力宜行遲故也有品件群眾之緩方蓋藥味衆則各不得騁其性也如萬病丸七八十味遍相拘制也有無毒治病之緩方蓋性無毒則功自緩矣有氣味薄藥之緩方蓋藥氣味薄則

長於補上治上比至其下藥力已衰故補上治上制之以緩緩則氣味薄也故王太僕云治上補上方若迅急則上不任而迫走於下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勢與急同

急方之說有五有急病急攻之急方如心腹暴痛兩陰溲便閉塞不通借備急丹以攻之此藥用不宜恒蓋病不容俟也又如中風牙關緊急漿粥不入用急風散之屬亦是也有湯散蕩滌之急方蓋湯散之比丸下咽易散而施用速也有藥性有毒之急方蓋有毒之藥能上涌下泄可以奪病之大勢也有氣味厚



藥之急方藥之氣味厚者直趣於下而氣力不衰也  
故王太僕云治下補下方之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  
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

奇方之說有二有古之單方之奇方獨用一物是也  
病在上而近者宜奇方也有數合陽數之奇方謂一  
三五七九皆陽之數也以藥味之數皆單也君一臣  
三君三臣五亦合陽之數也故奇方宜下不宜汗  
偶方之說有三有兩味相配之偶方有古之復方之  
偶方蓋方之相合者是也病在下而遠者宜偶方也  
有數合陰陽之偶方謂二四六八十也皆陰之數也

君二臣四君四臣六亦合陰之數也故偶方宜汗不  
宜下

復方之說有一方有二方三方相合之復方如桂枝  
越婢一湯如調胃承氣湯方芒硝甘草大黃外參以  
連翹薄荷黃芩梔子以爲涼膈散是本方之外別加  
餘味者皆是也有分兩均劑之復方如胃風湯各等  
分是也以內經攷之其奇偶四則反以味數奇者爲  
奇方味數偶者爲偶方下復云汗者不以奇下者不  
以偶及觀仲景之制方桂枝湯汗藥也反以三味爲  
奇大承氣湯下藥也反以四味爲偶何也豈臨事制



宜復有增損者乎攷其大旨王太僕所謂汗藥如不以偶則氣不足以外發下藥如不以奇則藥毒攻而致過必如此言是奇則單行偶則併行之謂也急者下本易行故宜單汗或難出故宜併蓋單行則力孤而微併行則力齊而大此王太僕之意也然太僕又以奇方為古之單方偶為復方今此七方之中已有偶又有復者何也豈有偶方者二方相合之謂也復方者二方四方相合之方歟不然何以偶方之外又有復方者歟此復字非重複之復乃反復之復何以言之蓋內經既言奇偶之方不言又有重複之方惟

云奇之不去則偶之是為重方重方者即復方也下又云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由是言之復之為方反復亦不遠內經之意也所謂宣劑者俚人皆以宣為瀉劑抑不知十劑之中已有瀉劑又有言宣為通者抑不知十劑之中已有通劑舉世皆曰春宜宣以為下奪之藥抑不知仲景曰太法春宜吐以春則人病在頭故也况十劑之中獨不見通劑豈非宣劑即所謂通劑者乎內經曰高者因而越之木鬱則達之宣者升而上也以君召臣曰宣義或同此傷寒邪氣在上宜瓜蒂散頭痛葱



根莖豉湯傷寒懊懣宜梔子豉豉湯精神昏憤宜梔子厚朴湯自瓜蒂以下皆湧劑也乃仲景不傳之妙今人皆作平劑用之未有發其秘者予因發之然則爲涌明矣故風癰中風胸中諸實痰飲寒結胸中熱蔚化上上而不下久則嗽喘滿脹水腫之病生焉非宣劑莫能愈也

所謂通劑者流通之謂也前後不得洩便宜木通海金沙大黃琥珀八正散之屬裏急後重數至圍而不便宜通因通用雖通與瀉相類大率通爲輕而瀉爲重也凡痺麻蔚滯經隧不流非通劑莫能愈也

所謂補劑者補其不足也俚人皆知山藥丸鹿茸丸之補劑也然此乃衰老下脫之人方宜用之今往往於少年之人用之其舛甚矣古之甘平甘溫苦溫辛溫皆作補劑豈獨硫黃天雄然後爲補哉况五臟各有補瀉肝實瀉心肺虛補腎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大率虛有六表虛裏虛上虛下虛陰虛陽虛設陽虛則以乾薑附子陰虛則補以大黃硝石世傳以熱爲補以寒爲瀉訛非一日豈知酸苦甘辛鹹各補其臟內經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善用藥者使病者而進五穀者真得補之道也若大邪未去方



備用藥錄 卷之一  
滿方悶心火方實腎水方耗而驟言鹿茸附子庸詎知所謂補劑者乎

所謂瀉劑者泄瀉之謂也諸痛爲實痛隨利減經曰實則瀉之實則散而瀉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大黃牽牛甘遂巴豆之屬皆瀉劑也惟巴豆不可不慎焉蓋巴豆其性燥熱毒不去變生他疾縱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他藥制其毒蓋百千證中或可一二用之非有暴急之疾大黃牽牛甘遂芒硝足矣今人往往以巴豆熱而不畏以大黃寒而反畏庸詎知所謂瀉劑者哉

所謂輕劑者風寒之邪始客皮膚頭痛身熱宜輕劑消風散升麻葛根之屬也故內經曰因其輕而揚之發揚所謂解表也疥癬痊癩宜解表汗以泄之毒以薰之皆輕劑也故桂枝麻黃防風之流亦然設傷寒冒風頭痛身熱三日內用雙解散及嚏藥解表出汗皆輕劑之云耳所謂重劑者鎮縋之謂也其藥則硃砂水銀沉香石黃丹之倫以其體重故也久病咳嗽涎潮于上咽喉不利形羸不可峻攻以此縋之故內經曰重者因而減之貴其漸也所謂滑劑者周禮曰滑以養竅大便燥結小便淋瀝



皆宜滑劑燥結者其麻仁郁李之類乎淋澁者其葵子滑石之類乎前後不通者前後兩陰俱閉也此名曰三焦約也約猶束也先以滑劑潤養其燥然後攻之則無失矣

所謂澁劑者寢汗不禁澁以麻黃根防已滑泄不已澁以芫薶枯白礬木賊烏魚骨罌粟殼凡酸味亦同乎澁者收斂之意也喘嗽上奔以藜汁烏梅煎寧肺者皆酸澁劑也然此數種當先論其本以攻去其邪不可執一以澁便爲萬全也

所謂燥劑者積寒久冷食已不飢吐利腥穢屈伸不便上下所出水液澄徹清冷此爲大寒之故宜用乾薑良薑附子胡椒葷以燥之非積寒之病不可用也若久服則變血澁血泄大枯大涸溲便癯闕聾聵痿弱之疾設有久服而此疾不作者慎勿執以爲是蓋疾不作者或一二誤死者百千也若病濕者則白朮陳皮木香防已蒼朮等皆能除濕亦燥之平劑也若黃連黃蘗梔子大黃其味皆苦苦屬火皆能燥濕此內經之本旨也而世相違久矣嗚呼豈獨薑附之傳方爲燥劑乎

所謂濕劑者潤濕之謂也雖與滑相類其間少有不



同內經曰辛以潤之蓋辛能走氣能化液故也若夫  
硝性雖鹹本屬真陰之水誠濡枯之上藥也人有枯  
涸皴揭之病非獨金化為然蓋有火以乘之非濕劑  
莫能愈也

指風痺痿厥近世差玄說二

風痺痿厥四論內經言之詳矣今余又爲之說不亦  
贅乎曰非贅也爲近世不讀內經者指其差玄也夫  
風痺痿厥四證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辨一槩作風  
冷治之下虛補之此所以曠日彌年而不愈者也夫  
四末之疾動而或勁者爲風不仁或痛者爲痺弱而

不用者爲痿逆而寒熱者爲厥此其狀未嘗同也故  
其本源又復大異風者必風熱相兼痺者必風濕寒  
相合痿者必火乘金厥者或寒或熱皆從下起今之  
治者不察其源見其手足痺曳便謂之風然左傳謂  
風滂末疾豈不知風暑燥濕火寒六氣皆能爲四末  
之疾也哉敢詳條于左有意於救物者試擇焉可也  
夫風之爲狀善行而數變內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  
木掉搖眩運非風木之象乎紆曲勁直非風木之象  
乎手足掣顫斜目喎口筋急攣搐瘈瘲驚癇發作無  
時角弓反張甚則吐沫或泣或歌喜怒失常頓僵暴



什昏不知人茲又非風木之象乎故善行而數變者皆是厥陰肝之用也夫肝木所以自甚而至此者非獨風爲然蓋肺金爲心火所制不能勝木故也此病之作多發於每年十二月大寒中氣之後及三月四月之交九月十月之交何以言之大寒中氣之後厥陰爲主氣巳亥之月亦屬厥陰用事之月皆風主之時也故三月四月之交多疾風暴雨振拉摧拔其化爲冰雹九月十月之交多落水發屋之變故風木鬱極甚者必待此三時而作凡風病之人其脉狀如弓弦而有力豈敢以熱藥投之更增其勢哉今人論方者偶得一方間曾獲効執以爲能著灸施鍼豈由病者巧說病人使從已法不問品味剛柔君臣輕重何戲何輕何部何氣凡見風證偏枯口眼喎斜涎潮昏憤便服靈寶至寶清心續命等藥豈知清心之雜以薑桂靈寶之亂以起石硫黃小續命湯戲以附子惟夫至寶其性尚溫經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如之何以金石大熱之藥以治風耶有以熱治熱者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故今之劉河間自制防風通聖散搜風丸之類程叅政祛風丸換骨丹用之者獲効者多矣而謗議百出以誣其實余嘗見內經氣交變論中言



五鬱之法鬱極則爲病况風病之作倉卒之變生嘗治驚風癩病屢用汗下吐三法隨治隨愈內經中明有此法五鬱中木鬱達之者吐之令其條達也汗者是風隨汗出也下者是推陳致新也此爲汗下吐三法也愈此風病莫知其數如之何廢而不用也余恐來者侮此法故表而出之昔項開完顏氏風病搐先右臂并右足約搐六七十數良久左臂并左足亦搐六七十數不瘥兩目直視昏憤不識人幾月餘求治于余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導水禹功丸散泄二十餘行次服通聖散辛涼之劑不數日而瘥故書此

以證之

夫痺之爲狀麻木不仁以風濕寒三氣合而成之故內經曰風氣勝者爲行痺風則陽受之故其痺行且劇而夜靜世俗莫知反呼爲走注疼痛虎咬之疾寒氣勝者爲痛痺寒則陰受之故其痺痛且靜而夜劇世俗不知反呼爲鬼忤濕氣勝者爲著痺濕勝則筋脉皮肉受之故其痺著而不去肌肉削而著骨世俗不知反呼爲偏枯此疾之作多在四時陰雨之時及三月九月太陽寒水用事之月故草枯水寒爲甚或瀕水之地勞力之人辛苦失度觸冒風雨寢處津濕



痺從外入况五方七地寒暑殊氣剛柔異稟飲食起居莫不相戾故所受之邪各有淺深或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縮寒則蟲行熱則縮緩不相亂也皮痺不已而成肉痺肉痺不已而成脉痺脉痺不已而成筋痺筋痺不已而成骨痺久而不已內舍其合若臟腑俱病雖有智者不能善圖也凡病痺之人其脉沉澁今人論方者見諸痺證遽作脚氣治之豈知內經中本無脚氣之說或曰諸方亦有脚氣統論又有脚氣方藥若止取素問則諸方皆非卽曰痺病以溫熱爲源風寒爲兼三氣合而爲痺柰何治此者不問經絡不分臟腑不辯表裏便作寒濕脚氣烏之附之乳之沒之種種燥熱攻之中腕灸之臍下燒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湯之炕之以至便旋澁滯前後俱闕虛燥轉甚肌膚日削食飲不入邪氣外侵雖遇扁華亦難措手若此者何哉胸膈間有寒痰之故也痺病本不死死醫之誤也雖亦用蒸之法必先涌去其寒痰然後諸法皆効內經曰五臟有俞穴六腑有合穴循脉之本分各有所發之源以砭石補之則痺病瘳此其內經中明白具載如之何不讀也陳下酒監媿德新因赴冬選犯寒而行



真氣元衰加之坐卧冷湿食飲失節以冬遇此遂作  
骨痺骨属腎也腰之高骨壞而不用兩胛似折面黑  
如炭前後癱痛痿厥嗜卧徧問諸醫皆作腎虛治之  
余先以玲瓏竈熨蒸數日次以苦劑上涌訖寒痰三  
二升下虛上實明可見矣次以淡劑使白朮除脾湿  
令茯苓養腎水青宮桂伐風木寒氣偏勝則加薑附  
否則不加又刺腎俞太谿二穴二日一刺前後一月  
平復如故僕嘗用治傷寒汗下吐三法移爲治風痺  
痿厥之法愈者多矣

痿之爲狀兩足痿弱不能行用由腎水不能勝心火

心火上燥肺金肺金受火制六葉皆焦皮毛虛弱急  
而薄者則生痿躄躄者足不能伸而行  
肺金之子也令腎水衰少随火上炎腎

髓衰竭由使內太過而致然至真要大論云

皆屬於上者上焦也三焦者手少陽相火也痿喘  
嘔三病皆在膈上属肺金之部分也故肌痺傳爲脉  
痿湿痺不仁傳爲肉痿髓竭足躄傳爲骨痿房室太  
過爲筋痿傳爲白淫大抵痿之爲病皆因客熱而成  
好以貪色強力過極漸成痿疾故痿躄属肺脉痿属  
心筋痿属肝肉痿属脾骨痿属腎總因肺受火熱葉



焦之故相傳於四臟痿病成矣直斷曰痿病無寒故痿之作也五月六月七月皆其時也午者少陰君火之位未者濕土庚金伏火之地申者少陽相火之分故痿發此三月之內以爲熱也故病痿之人其脉浮而大今之行藥者凡見脚膝痿弱難於行步或一足不伸便作寒濕脚氣治之驟用烏附乳沒自然銅威靈仙之類燔針艾火湯煮袋蒸痿弱轉加如此而死豈亦天乎夫治痿與治痺其治頗異風寒濕痺猶可蒸湯灸燔時或一効惟痿用之轉甚者何也蓋以痿肺熱爲本葉焦而成痿以此傳於五臟豈有寒者歟若痿作寒治是不刃而殺之也夫痿病不死死者用藥之誤也陳下一武弁宋子玉因駐軍息城五六月間暴得痿病腰膝兩足皆不任用蹇而不行求治于予察其兩手脉俱滑之而有力予憑內經火淫于內治以鹹寒以鹽水越其膈問寒熱宿痰新者爲熱舊者爲寒或宿食宿飲在上脘者皆可涌之宿痰既盡因而下之節次數十行覺神志日清飲食日美兩足漸舉脚膝漸伸心降腎升便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等藥及瀉心湯涼膈散柴胡飲子大作劑煎時時呷之經曰治心肺之病最近用藥劑不厭頻而少治



腎肝之病最遠用藥劑不厭頓而多此法人皆恠之然余治痿尋常用之藥拾遺物予若以此誑人其知獲罪於天何此宋子土之證所以不得不書也且不信於來世故內經謂治痿之法獨取陽明經陽明經者胃脉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主潤養宗筋宗筋主束骨束骨在臍下陰毛際上是也又主大利機關機關者身中大關節也以司曲伸是以陽明虛則宗脉縱宗脉縱則大脉不伸兩足痿弱然取陽明者則脉也胃為水穀之海人之四季以胃氣為本本固則精氣精化則髓充髓充則足能履也陰陽應象論曰

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者五味也五味調和則可補精益氣也五味五穀五菜五果五肉五味貴和不可偏勝又曰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若用金石草木補之者必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又夭之由也所以久服黃連苦參者而反化為熱久服熱藥之人可不為寒心哉余嘗用汗下吐三法治風痺痿厥以其得効者衆其敢誣於後人乎

厥之為狀手足及膝下或寒或熱也舉世傳脚氣寒濕之病豈知內經中無脚氣之說王大僕亦云本無



脚氣後世廣飾方論而立此名古之方謂厥者卽今所謂脚氣者也然厥當分二種次分五臟所謂二種者有寒厥亦有熱厥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熱厥爲手足熱也寒厥爲手足寒也陽經起于足指之表陰經起于足心之下陽氣勝足下熱陰氣勝足下寒又曰陽主外而厥在內陰主內而厥在外若此者陰陽之氣逆而上行故也夫春夏則陽多陰少秋冬則陰壯陽衰人或恃賴壯勇縱情嗜慾於秋冬之時則陽奪於內精氣下溢邪氣上行陽氣既衰真精又竭陽不榮養陰氣獨行故手足寒

發爲寒厥也人或醉飽入房氣聚於脾胃主行津液陰氣虛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四肢不榮酒氣與穀氣相薄則內熱而溺赤氣壯而慄悍腎氣既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熱發而爲熱厥也厥亦有令人腹暴滿不知人者或一二日稍知人者或卒然悶亂無覺知者皆因邪氣亂陽氣逆是少陰腎脉不至也腎氣微少精血奔逸使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助令身不仁又五絡皆會於耳中五絡俱絕則令人身脉皆動而形體皆無所知其狀如尸故曰尸厥有涎



如拽鋸聲在喉咽中爲痰厥手足搐搦者爲風厥因醉而得之爲酒厥暴怒而得之爲氣厥骨痛爪枯爲骨厥兩足指戀急屈伸不得爪甲枯結爲臂厥身強直如椽者爲肝厥喘而哕者狂走攀登爲陽明厥皆氣逆之所爲也今人見茲厥者皆謂之或著掠著此是何等語也非徒其名之謬因其名之謬而乖其實也旣言或著中著掠著必歸之風此清心靈寶至寶又爲先驅矣鼻中嗜藥身上熯火豈知厥之爲病如前所說者耶頃西華季政之病寒厥其妻病熱厥前後十餘年其妻服逍遙十餘劑終無寸効一日命余

診之二人脉皆浮大而無力政之曰吾手足之寒時時漬以熱湯漬而不能止吾婦手足之熱終日以冷水沃而不能已者何也余曰寒熱之厥也此皆得之貪飲食縱嗜慾遂出內經厥論證之政之喜曰內經真聖書也十餘年之疑今而釋然縱不服藥愈過半矣僕曰熱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熱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溫劑補肺金熱在上者以涼劑清心火分處二藥令服之不輟不旬日政之請門謝曰寒熱之厥皆愈矣其妻當不過數月而有娠何哉陰陽皆和故也凡尸厥痿厥風厥氣厥酒厥可一涌而醒次服降心



火益腎水通血和氣之藥使粥食調養無不瘥者若其餘諸厥做此行之慎勿當疑似之間便作風氣相去邈矣

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

春之溫病夏之熱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曰傷寒人之勞役辛苦者觸冒此四時風寒暑濕不正之氣遂成此疾人之傷於寒也熱鬱於內淺則發早爲春溫若春不發而重感于暑則夏爲熱病若夏不發而重感于濕則秋變爲瘧痢若秋不發而重感于寒則冬爲傷寒故傷

寒之氣最深然而傷寒及溫熱但發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者一日在太陽經故也內經中雖言一日太陽者傳受常也亦有太陽證至了不傳者止可汗之如升麻湯解肌湯逼毒散五積散之類發散則愈也蓋病人熱甚更以辛溫則病必轉加今代劉河間先生自製辛涼之劑以通聖益元散相合各五七錢水一中椀入生薑十餘片葱鬚頭二十餘根豉一撮同煎至五七沸去滓分作二服先以多半服之頃以釵股於喉中探引盡吐前藥因其一涌腠理開發汗出周身復將餘藥溫熱而服之仍以酸醋辛



辣漿粥投之可以立愈解利傷寒濕溫熱病治法有二天下少事之時人多靜逸樂而不勞諸靜屬陰雖用溫劑解表發汗亦可獲愈及天下多故之時勞惑失常師旅數興饑饉相繼賦役既多火化大擾屬陽內火又侵醫者不達時變猶用辛溫茲不近於人情也止可用劉河間辛涼之劑三日以裏之證十痊八九予用此藥四十餘年解利傷寒濕熱中暑伏熱莫知其數非爲衍也將以證後人之誤用藥考也予嘗見世醫用升麻五積解利傷寒濕疫等病往往發狂譫語衄血泄血喘滿昏瞶懊懷悶亂勞復此數證非傷寒便有此狀皆由辛溫之劑解之不愈而熱增劇以致然也凡解利傷寒時氣疫疾當先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參之南陸之地多熱宜辛涼之劑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溫之劑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涼解之子丑之月多凍宜辛溫解之少壯氣實之人宜辛涼解之老者氣衰之人宜辛溫解之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溫解之因役勞冒暑而得者宜辛涼解之病人稟性怒急者可辛涼解之病人稟性和緩者可辛溫解之病人兩手脉浮大者可辛涼解之兩手脉遲緩者可辛溫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槩



而用偏熱寒涼及與辛溫皆不知變通者夫地有南北時有寒暑人有衰旺脉有浮沉劑有溫涼服有多少不可差玄病人禁忌不可不知昔有人春月病瘟三日之內以驢車載百餘里比及下車昏聩不知人數日而殂又有人飲酒過傷內外感邪頭痛身熱狀如傷寒三四日間以馬馱還家六七十里到家百骨節皆痛昏憤而死此余親覩若此之類不容更述假如瘟病傷寒熱病中暑冒風傷酒慎勿車載馬馱搖撼頓挫大忌夫動者火之化靜者水之化也靜爲陰動爲陽陽爲熱陰爲寒病已內擾又復外擾是爲至

擾奈人之神詎能當之故遠行得疾者宜舟泛牀擾無使外擾故病不致增劇又若傷寒時氣瘟病嘗六七日之間不大便心下堅硬腹脇緊滿止可大小承氣湯下之其腸胃積熱慎勿用巴豆杏仁性熱大毒之藥雖一二丸下之利五七行必反損陰氣涸枯津液燥者亦增發黃譫語狂走斑毒血泄悶亂輕者爲勞復重者或至死間有愈者幸矣不可以爲法故傷寒新愈之人慎勿食猪魚雜果醪酒濕麵及沐浴房室事如犯病必再發愛其身者不可不慎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



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  
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元光春京師翰林應泰李  
屏山得瘟疫證頭痛身熱口乾小便赤澁渠素嗜飲  
醫者便與酒癥丸犯巴豆利十餘行次日頭痛諸病  
仍存醫者不識復以辛溫之劑解之加之卧於暖炕  
強食葱醋湯圖獲一汗豈知種種客熱疊發併作目  
黃斑生潮熱血泄大喘大滿後雖有承氣下之者已  
無及矣至今議者紛紛終不知熱藥之過往往獨歸  
罪於承氣湯用承氣湯者不知其病已危猶復用藥  
學經不明故也良可罪也然議者不歸罪於酒癥丸

者亦可責也夫瘟證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巴  
豆不已况復發以辛溫之劑乎必有仲尼方明治長  
之非罪微生高之非直終不肯以數年之功苦讀內  
經但隨衆好惡爲之毀譽若此者皆妄議者也不真  
知其理遽加毀譽君子之所不取以予論之凡傷寒  
之氣有六禁初病之時甚似中酒傷食者禁大下之  
一禁也當汗之時宜詳時之寒暑用衾衣之厚薄禁  
沐浴之火坑重被熱粥燔針二禁也當汗之時宜詳  
解脉之遲數用辛涼之劑禁妄用熱藥三禁也當下  
之時宜審詳證下之藥禁巴豆銀粉丸方四禁也遠



來之病人禁車載馬馱五禁也。大汗之後禁雜食嗜  
慾憂思作勞六禁也。故凡有此者宜清房涼榻使不  
受客熱之邪。明牕皓室使易見。斑出黃生之變病者  
喜食涼則從其涼。喜食溫則從其溫。清之而勿擾。休  
之而勿勞。可辛溫則辛溫解之。可辛涼則辛涼解之。  
所察甚微。無拘彼此欲水之人。慎勿禁水。但飲之後  
頻與按摩其腹。則心下自動。若按摩其中腕久則必  
痛。病人獲痛復若有水結。則不敢按矣。止當禁而不  
禁者。輕則危重則死。不當禁而禁者亦然。今之士大  
夫多爲俗論。先錮其心。雖有正論不得而入。參昔陸

象先嘗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余亦曰。正  
氣本亂。庸醫擾之爲劇耳。

### 瘧非脾寒及鬼神辯四

夫瘧猶酷瘧之瘧也。以夏傷酷暑而成。疲瘧也。又有  
瘧瘧連歲不已。此肝經肥氣之積也。多在左脇之下  
狀如覆杯。是爲瘧瘧猶瘧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內  
傷旣以夏傷於暑而爲瘧。何後世之醫者皆以脾寒  
治之。世醫旣不知邪熱畜積之深。爲寒戰遂爲寒戰  
所感。又不悟邪熱入而後出於表。發爲燥渴。遂爲交  
爭所惑。相傳以薑附硫黃平胃異攻散交解。飲子治



傳及其中幸其一効執以爲是至使父子弟兄相  
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難化也  
又或因夏日飲冷過常傷食生硬瓜果梨棗之屬指  
爲食瘧此又非也豈知內經之論則不然夏傷於暑  
遇秋之風因勞而汗玄府受風復遇悽愴之水風閉  
而不出舍於腸胃之外與榮衛並行晝行於陽夜行  
於陰邪熱淺則連日而作邪熱深則間日而作併入  
於裏則熱併入於表則寒若此而論了不干於脾後  
世論藥如此之差互也以時言之治平之時常瘧病

少擾攘之時常瘧病多治平之時雖用砒石辰砂有  
毒之藥治之亦能取効緣治平之時其民夷靜故雖  
以熱攻熱亦少後患至於擾攘之時其民勞苦不可  
遽用大毒大熱之藥若以熱攻熱熱甚則轉爲吐血  
泄血癰疽瘡瘍嘔吐之疾蓋擾攘之時政令煩亂徭  
役紛冗朝戈暮戟畧無少暇內火與外火俱動在侯  
伯官吏尤甚豈可與夷靜之人同法而治哉余親見  
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師旅大舉至明年軍迴是歲瘧  
癘殺人莫知其數昏瞶懊懷十死八九皆火之化也  
次歲瘧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輕者旬月甚者



彌年夫富貴之人勞心役智不可驟用砒石大毒之藥止宜先以白虎湯加人參小柴胡湯五苓散之類頓服立解或不愈者可服神祐丸減用神芎等甚者可大小承氣湯下之五七行或十餘行峻泄夏月積熱暑毒之氣此藥雖泄而無損於臟腑乃所以安臟腑也次以桂苓甘露散石膏知母湯大小柴胡湯人參柴胡飲子量虛實加減而用之此藥皆能治寒熱往來日晡發作與治傷寒其法頗同更不愈者以常山散吐之無不愈者余嘗用張長沙汗下吐三法愈瘡極多大忌錯作脾寒用暴熱之藥治之縱有愈者後必發瘡疽下血之病不灰亦危余自先世授以醫方至于今日五十餘年苟不識練豈敢如是決也又嘗觀刺瘡論五十九刺一刺則衰再刺則去三刺則已會陳平有病瘡二年不愈者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藥之余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之劑乃取內經刺瘡論詳之曰諸瘡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余非術術竊見晚學之人不攷詰典謬說鬼疾妄求符籙祈禱辟匿法外旁尋以致病人遷延危殆瘡病除嵐瘴一二發必死其餘五臟六腑瘡皆不死如



有死者皆方士誤殺之也。或曰汝言瘧因於暑者春發之瘧亦傷暑乎。余曰此瘧最深何哉。暑伏於秋冬而不發。至春始發。此瘧之深者。內經氣交變大論。歲火大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啓玄子云。火不以德邪。害於肺。金也。故金肺先病。以金氣不及。故為病。又經曰。歲火太過。大熱先發。故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注下。嗑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見則山澤燔燎。雨乃不降。燠石消。金涸。泉焦。草火星大而明。見注曰。火無德。令縱熱。害金。水復制心。故心火自病。熒惑見則酷法大。故瘧常與酷吏之政並行。或酷政行

于先而瘧氣應于後。或瘧氣行於先而酷政應于後。昔人有詩云。大暑去酷吏。此言雖不為醫設。亦於醫巫之旨。有以暗相符者也。以前人論瘧者。未嘗及于此。故予發之。及知聖人立瘧之名。必有所謂云。

小兒瘡疱丹燥癩疹舊藏記五

兒之在母腹也。胞養十月。蘊畜濁惡熱毒之氣。非一日及歲年而後發。雖至貴與至賤。莫不皆然。輕者稀少。重者稠密。皆因胞胎時所感濁惡熱毒之氣。有輕重。非獨人有此疾。凡胎生血氣之屬。皆有蘊畜濁惡熱毒之氣。有一二歲而發者。有三五歲至七八歲而



作者有年老而發丹燦癩疹者亦有傷寒中溫毒而發斑者亦有陽毒發斑者斑有大小色有輕重大者為陰小者為陽均是熱也但色重赤者熱深色輕紅者熱淺凡治者輕者因而揚之重者因而減之內經曰少陽客勝則丹疹外發及為丹燦手少陽者三焦少陽相火也啓玄子云是五寅五申之歲即少陽相火司天故也他歲亦有之但內經獨明瘡疹者少陽相火之所為也俗呼曰癩疹傷寒此言却有理為此證時與傷寒相兼而行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從太陽傳至四五日燦疹始發先從兩脇下有之

出於脇肋次及身表漸及四肢故凡小兒瘡泡丹燦癩疹皆少陽相火客氣勝也內經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豈有寒乎故治瘡泡與治傷寒時氣同法初覺頭痛身熱惡寒此小兒初發瘡泡之候也其脉息皆浮大而有力亦與傷寒時氣冒風驚風宿乳一槩難辯宜先解之有二法遇亢陽炎熱之時以辛涼解之遇久寒凝冽之時以辛溫解之辛涼之劑者涼膈通聖之類是也辛溫之劑者升麻葛根之類是也此二法慎勿互用之既用此二法之後次以白虎湯加人參冷服之勿輟蓋防瘡疹發喘喘者必死人參止



喘故也或云立秋之後不宜服白虎湯者非也假如  
秋深發瘧瘧者中暑而得之白虎大解暑毒既有白  
虎湯證豈可間以秋冬乎瘡疱癩疹丹燦皆是火之  
用也是肺金之不及也故曰白虎湯加人參一日不  
可闕也瘡疱燦疹或出不均大小如荳黍相親見其  
不齊也相天之寒溫以蟬殼燒灰抄半字或一字以  
淡酒調少許飲之大人以淡酒溫調之不半日則均  
齊如或用百祥丸紫草飲子皆可服之俗以酒醋薰  
之者適足增其昏瞶耳至六七日瘡疹出全可調胃  
涼膈下之同調理傷寒法或言瘡疹首尾俱不可下

者此水奉議公之言也適足使人戰戰兢兢而不敢  
用藥也錢仲陽之用百祥丸其間有大戟豈奉議公  
獨不見耶自奉議公斯言一出死者塞路矣子家其  
親屬故舊小兒有患瘡疱黑陷腹內喘者余以白虎  
湯加人參涼膈散加當歸桔梗連進數服上灌下泄  
晝夜不止又使睡臥於寒涼之處以新水灌其面目  
手足膿水盡去蓋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兒方爲瘡疱  
外燔沃以寒水使陰氣循經而入達於心肺如醉得  
醒是亦開昏破鬱之端也如此救活者豈啻千數夫  
瘡疱黑陷喘而滿者十死八九若依此法尚能活其



六七何世醫與病家至今猶未悟也近年子之庄鄰沿蔡河來往之舟常艤於此一日舟師偶見敗蒲一束沿流而下漸迫舟次似聞啼聲而微舟師疑其人也探而出之開視之驚見一兒四五歲許瘡疱周匝密而容隙兩目皎然飢而索食因以粥飽其舟師之妻怒曰自家兒女多惹瘡疱傳染奈何私料此兒沿蔡河來其流緩必不遠持兒一鞋逆流而上徧河之人皆曰無此兒行且二十里至一村落舟師高唱曰有兒年狀如許不知誰是瘡疱病死棄之河中今復活矣聞酒邸中飲者喧嘩有人出曰我某村某人也兒四五歲死於瘡疱舟師出其鞋以示之其父泣曰真吾兒也奔走來視驚見兒語大痛流涕拜謝舟師喜抱兒歸今二十餘歲矣此兒本死得水而生伏論來者瘡疱之疾熱耶寒耶經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啓玄子注云心寂則痛微心燥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瘡疱之疾豈有寒歟余承醫學於先人閱病多矣苟誑後人罪將安逃誠如此法則原上之丘以瘡疱而死者皆誤殺人也故療小兒惟錢仲陽書中可採者最多但其方爲閩孝忠所亂有識者宜擇而取之



證婦人帶下赤白錯分寒熱解六

君子非好與昔人辨以要譽也蓋昔人有一誤流爲千百世之禍者苟不證其非雖曰謙讓其如人命何如精選聖惠方二十三卷論婦人赤白帶下云婦人帶下者由勞神過度損動經血致令身虛受於風冷風冷入於脬絡傳其血之所成也又有巢氏內篇四十四卷論任脉爲經之海其任之爲病女子則爲帶下手太陽爲小腸之經也手少陰爲心之經也心爲藏主於裏小腸爲腑主於表二經之血在於婦人上爲乳汁下爲月水衝任之所統也衝任之脉既起於

脬內陰陽過度則傷脬絡故風邪乘虛而入於脬中損衝任之經傷太陽少陽之血致令脬絡之間穢與血相兼帶而下冷則多白熱則多赤二家之說皆非也夫治病當先識經絡靈樞十二經中有是動之病有所生之病大經有十二奇經有八脉言十二經之外復有此八道經脉也十二經與八道經脉通身往來經絡共二十道上下流走相貫周環晝夜不息與天同度自手太陰肺經起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復會於手太陰肺經也然此二十道經絡上下周流者止一十九道耳惟帶脉起少腹側季脇之



端乃章門穴是也環身一周無上下之源絡脬而過如束帶之於身難經曰帶之爲病溶溶如坐水中衝任者是經脉之海也循腹脇夾臍傍傳流於氣衝屬於帶脉絡於督脉督脉者起於闕元穴任脉者女子在養胎孕之所督脉乃是督領婦人經脉之海也衝任督三脉同起而異行一源而三岐皆絡帶脉衝任督三脉皆統於篡戶巡陰器行廷孔溺孔上端衝任督三脉以帶脉束之因餘經上下往來遺熱於帶脉之間熱者血也血積多日不流火則從金之化金曰從革而爲白乘少腹間寃熱白物滑溢隨洩而下綿

綿不絕多不痛也或有痛者則壅礙因壅而成痛也內經曰少腹寃熱洩出白液寃者屈滯也病非本經爲他經寃抑而成此疾也寃一作客客猶寄也遺客熱于少腹久不去從金化而爲白設若赤白痢赤者新積也從心火白者舊積也從肺金故赤白痢不可曲分寒熱止可分新舊而治之假如癰癤始赤血次潰白膿又豈爲寒者哉而病者未信也此今之劉河間常言之矣皆云寒多則白以乾薑赤石脂桃花丸治痢雖愈後必生血疾如白帶下病徑以白芍藥乾薑白帶雖愈則小溲必不利治瀉痢與治帶下皆不



可驟用峻熱之藥燥之燥之則內水涸內水涸則必  
煩渴煩渴則小溲不利小溲不利則足腫面浮漸至  
不治內經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大  
甚發為筋痿淫衍白物如精之狀男子因溲而下女  
子綿綿而下左傳曰少男惑長女風落山之象是為  
惑蠱之疾其文三虫同皿曰蠱乃是思慕色慾內生  
後蝕甚不可便用燥熱之藥攻之漸至形削羸瘦脉  
大者必死而不救且赤白痢者是邪熱傳於大腸下  
廣腸出赤白也帶下者傳於小腸入脬經下赤白也  
據此二證皆可同治濕法治之先以導水禹功瀉訖

次以淡劑降心火益腎水下小溲分水道則自愈  
頃頓丘一婦人病帶下連綿不絕白物或來已三載  
矣命予脉之診其兩手脉俱滑大而有力得六七至  
常上熱口乾眩暈時嘔酢水余知其實有寒痰在胸  
中以瓜蒂散吐訖冷痰三二升皆酢水也間如黃涎  
狀如爛膠次以漿粥養其胃氣又次用導水禹功以  
瀉其下然後以淡劑滲洩之藥利其水道不數日而  
愈余實悟內經中所云上有病下取之下有病上取  
之又上者下之下者上之然有此法亦不可偏執更  
宜詳其虛實而用之故知精選聖惠方帶下風寒之



言與巢氏論中赤熱白寒之說正與難素相違予非  
敢妄論先賢恐後學又流不明未免從之而行也如  
其寡學之人不察病人脉息不究病人經脉妄斷寒  
熱信朋羣方暴熱之藥一旦有失雖悔何追嗚呼人命  
一失其復能生乎赤白痢與赤白帶下皆不死人內  
經惟腸澼便血血温身熱者死赤白帶下白液白物  
蠱病腎消皆不能死人有死者藥之誤也

霍亂吐瀉死生如反掌說七

巢氏先賢也固不當非然其說有誤者人命所係不  
可不辯也今之醫者家置本以爲繩墨嗚呼何今之  
人信巢氏而不信素問也此予不得不爲之說且巢  
氏論霍亂吐瀉皆由温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相干  
致腸胃之間變而爲霍亂寒氣客於脾則瀉寒氣客  
於胃則吐亦由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或因居處  
坐卧湿地當風取涼風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  
胃得冷水穀不消皆成霍亂其名有三一曰胃反胃  
氣虛逆反吐飲食二曰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  
撩亂也三曰晡食變逆者也霍亂者脉必代又云七  
月間食蜜令人暴下霍亂此皆巢氏霍亂之論也予  
以爲不然夫醫之治病猶書生之命題如秋傷於濕



傷風事類 卷之一  
冬生欬嗽是獨以濕為主此書主之獨脚題也風濕  
喝三氣合而成霍亂吐瀉轉筋此猶書生之鼎足題  
也風者風木也內應足厥陰肝木濕者雨化也內應  
於足太陰脾土喝者火熱也內應於手少陰心火此  
風濕喝三氣之所生也內經曰土氣之下木氣乘之  
是肝木乘脾土也又曰厥陰所至為脇痛嘔泄少陽  
所至為嘔涌注云食不下也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  
吐下太陰所至為濡化也注云濕化也又曰太陰所  
至為濕生終為注雨故轉筋者風主肝肝主筋風急  
甚故轉筋也吐者喝也火主心心主炎上故嘔吐也

泄注者土主濕濕主脾濕下注故泄注也此三者豈  
非風濕喝如書生鼎足題耶脾濕土氣為風木所克  
土化不行矣亢無雨火盛過極土怒發焉極則為雷  
霆驟雨烈風蓋土氣在上木氣乘之故也是以大水  
橫流山崩岸落石迸沙飛豈非太陰濕土怒發之象  
耶故人病心腹滿脹腸鳴而為數便甚則心痛脇腹  
嘔吐霍亂厥發則注下胛腫身重啓玄子云已上病  
證皆脾熱所生也乃知巢氏所論正與素問啓玄子  
相違故內經治法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先可  
用淡劑流其濕辛涼以退其風鹹苦以解其喝冰水



傳門事新 卷之一  
以救其內涸大忌食粟米粥飲者立死偉哉王冰之言脾熱一句可以爲方世俗止知取其頭巾而濯之以飲其水亦取黑豆皂礬頭垢寒涼然近似終不足以制其甚也又有以寒水沃其手足者大非也四肢已厥更以寒水沃之則益厥矣曷若以寒水沃其心之爲愈也秦和間余親見陳下廣濟禪院其主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一枚及兩者乾薑一兩炮水一椀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頃合流鎮李彥甫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而服之醫者至以爲有食積以巴豆下之三五丸藥亦不動至明而死可不

哀哉遂平李仲安携一僕一佃客至鄆城夜宿邵輔之書齋中是夜僕逃仲安覺其時也騎馬與佃客往臨穎急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幔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既不獲其人復宿於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呼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泄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曰四肢厥冷此正風濕暈三者俱合之證也其婿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剉生薑而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而令徐服之良久方息至明又飲數



傷門事類 卷之一  
服遂能調養三日平復而去嗚呼若此三人其生死  
豈不如反掌哉彼世醫往往以謂六一散治得其病  
此無學之輩也可勝恨哉

目疾頭風出血最急說八

內經曰目得血而能視此一句聖人論人氣血之常  
也後世之醫不達其旨遂有惜血如金之說自此說  
起目疾頭風諸證不得而愈矣何以言之聖人雖言  
目得血而能視然血亦有太過不及也太過則目壅  
塞而發痛不及則目耗竭而失睛故年少之人多太  
過年老之人多不及但年少之人則無不及但年老

之人其間猶有太過者不可不察也夫目之內皆太  
陽經之所起血多氣少目之銳眦皆少陽經也血少氣  
多眦之上網太陽經也亦血多氣少目之下網陽明  
經也血氣俱多然陽明經起於目兩傍交鼻頰之中  
與太陽少陽俱會於目惟足厥陰肝經連於目系而  
已故血太過者太陽陽明之實也血不及者厥陰之  
虛也故血出者宜太陽陽明蓋此二經血多故也少  
陽一經不宜出血血少故也刺太陽陽明出血則目  
愈明刺少陽出血則目愈昏要知無使太過不及以  
血養目而已此內經所謂目得血而能視者此也凡



血之爲物太多則益太少則枯人熱則血行疾而多  
寒則血行遲而少此常理也至於目者肝之外候也  
肝主目在五行屬木然木之爲物太茂則蔽密太衰  
則枯瘁蔽密則風不踈通故多摧拉枯瘁則液不浸  
潤故無榮華又况人之有目如天之有日月也人目  
之有翳如日月之有雲霧也凡雲之興未有不因蒸  
騰而起者雖隆冬之時猶且然耳况於炎夏之時乎  
故曰暴赤腫起羞明隱澁淚出不止暴寒目瞶皆工  
藝之所爲也夫目之五輪乃五臟六腑之精華宗脉  
之所聚其氣輪屬肺金肉輪屬脾土赤脉属心火黑  
水神光属腎水兼属肝木此世俗皆知之矣及有目  
疾則又不知病之理豈知目不因火則不病何以言  
之氣輪變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  
光被翳火乘肝與腎也赤脉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  
者一句可了故內經曰熱勝則腫治火之法在藥則  
鹹寒吐之下之在鍼則神廷上星顙會前頂百會血  
之翳者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已昧者可使立明腫  
者可使立消惟小兒不可刺顙會爲肉分淺薄恐傷  
其骨然小兒水在上火在下故目明老人火在上水  
不足故目昏內經曰血實者宜決之又經曰虛者補



之實者瀉之如雀目不能夜視及內障暴怒大憂之所致也皆肝主目血少禁出血止宜補肝養腎至於暴赤腫痛皆宜以銚針刺前五穴出血而已次調鹽油以塗髮根甚者雖至于再至三可以也量其病勢平爲期少白可黑落髮可生有此神驗不可輕傳人年四十五十不問男女目暴赤腫隱澁難開者以三稜鍼刺前頂百會穴出血大妙至如年少髮早白落或白屑者此血熱而太過也世俗止知髮者血之餘也血衰故耳豈知血熱而寒髮反不茂肝者木也火多水少木反不榮火至于頂炎上之甚也大熱病汗後勞病之後皆髮多脫落豈有寒耶故年衰火勝之人最宜出血但人恆見出血皆不悅矣豈知出血者乃所以養血也凡无雞猪狗酒醋濕麵動風生冷等物及憂忿勞力等事如犯之則不愈矣惟後頂強間腦戶風府四穴不可輕用鍼灸以避忌多故也若有誤不幸令人瘖固宜慎之其前五穴非徒治目疾至於頭痛腰脊強外腎囊燥癢出血皆愈凡針此勿深深則傷骨唐甄權尤得出血之法世俗云熱湯沃眼十日明此言謬之久矣火方乘目更以熱湯沃之兩熱相搏是猶投賊以刃也豈知凉水沃之暫澁而久



滑熱水沃之暫滑而又澁不然曷以病目者忌沐浴  
或曰世俗皆言凉水沃眼血脉不行余聞大笑之眼  
藥中用黃連礪砂朴硝龍腦熊膽之屬皆使入血脉  
不行耶何謬之甚也又若頭風之甚者久則目昏偏  
頭風者少陽相火也久則目束小大腸悶澁者目必  
昏何也久病滑泄者目皆明惟小兒利久反瘖眼昏  
蓋極則反與此稍異其餘皆宜出血而大下之余嘗  
病目赤或腫或翳作止無時偶至親息帥府間病目  
百餘日羞明隱澁腫痛不已忽眼科姜仲安云宜上  
星至百會速以銚針刺四五十刺攢竹穴絲竹穴上  
兼眉際一十刺及鼻兩孔內以草莖彈之出血三處  
出血如泉約二升許來日愈太半三日平復如故余  
自嘆曰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學醫半世尚闕此法不  
學可乎惟小兒瘡疱入眼者乃餘熱不散耳止宜降  
心火瀉肝風益腎水則愈矣若大人目暴病者宜汗  
下吐以其血在表故宜汗以其火在上故宜吐以其  
熱在中故宜下出血之與發汗名雖異而實同故錄  
銅人中五穴照用

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九

小兒初生之時腸胃綿脆易饑易飽易虛易實易寒



易熱方書舊說天下皆知之矣然禮記曲禮所以玉符潛訣論云天下皆不知曲禮云童子不衣裘裳說云裘大溫消陰氣且人十五歲成童尚不許衣裘今之人養穉子當正夏時以綿袂裹腹日不下懷人氣相蒸見天稍寒卽封閉密室睡擅下幕煖炕紅爐使微寒不入大煖不泄雖衰老之人尚猶不可况純陽之小兒乎然君子當居密室亦不當如是之煖也王符潛訣論云嬰兒之病傷於飽也今人養穉子不察腸胃所容幾何但聞一聲哭將謂饑號急以潼乳納之兒口豈復知量不吐不已及稍能食應口輒與夫

小兒初生別無伎倆惟善號泣爲強良耳此二者乃百病之源也小兒除胎生病外有四種曰驚曰疳曰吐曰瀉其病之源止有二曰飽曰煖驚者火乘肝之風木也疳者熱乘脾之濕土也吐者火乘胃膈甚則上行也瀉者火乘肝與大腸而瀉者也夫乳者血從金化而大寒小兒食之肌肉克實然其體爲水故傷乳過多反從濕化濕熱相薰吐痢之病作矣醫者不明其本輒以紫霜進食比金白餅之屬其中皆巴豆杏仁其巴豆大熱有大毒杏仁小熱有小毒小兒陽熱復以熱毒之藥留毒在內久必變生故劉河間先



生以通聖涼膈神芎益元治之皆無毒之藥或曰此大人所服之藥非小兒所宜也余聞笑曰大人小兒雖年壯不同其五臟六腑豈復殊耶大人服多小兒服少其實一也故不可下者宜解毒可下者宜調胃瀉心然有逐濕爲之方者故余嘗以牽牛大黃木通三味末之爲丸以治小兒諸病皆効蓋食乳小兒多濕熱相兼故也今之醫者多以此藥謗予彼旣不明造化難與力辯故予書此方以俟來世知道者然善治小兒者當察其貧富貴賤治之蓋富貴之家衣食有餘生子常夭貧賤之家衣食不足生子常堅貧家之子不得縱其慾雖不如意而不敢怒怒少則肝病少富家之子得縱其慾稍不如意則怒多怒多則肝病多矣夫肝者木也甚則乘脾矣又况貧家無財少藥故死少富家有財多藥故死多故貧家之育子雖薄於富家其成全小兒反出於富家之右其暗合育子之理者有四焉薄衣淡食少慾寡怒一也無財少藥其病自痊不爲庸醫熱藥所攻二也在母腹中其母作勞氣血動用形得克實三也母旣作勞多易生產四也此四者與富家相反也俚諺曰兒哭卽兒歌不哭不儂此言雖鄙切中其病世俗豈知號哭者



乃小兒所以泄氣之熱也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嗷余嘗授人以養子之法兒未坐時卧以赤地及天寒時不與厚衣布而不綿及能坐時以鐵鈴木壺雜戲之物運以細繩置之水盆中使一浮一沉弄之有聲當炎暑之時令坐其傍掬水弄鈴以散諸熱內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手得寒水陰氣達於心中乃不藥之藥也余嘗告于陳敬之若小兒病緩急無藥不如不用庸醫但恐妻妾恠其不醫宜湯浸蒸餅令軟丸作白丸給其妻妾以爲真藥使兒服之以聽天命最爲上藥忽歲在丙戌群兒皆病泄瀉但用藥者皆死蓋醫者不達濕熱之理以溫燥行之故皆死惟陳敬之不與藥用余之言病兒獨存噫嗚呼班固真良史嘗曰有病不治得中醫除暴得大疾病服藥者當謹熟陰陽無與衆謀若未病之前從予奉養之法亦復不生病縱有微疾雖不服藥可也

服藥一差轉成他病說十

語云子之所慎齊戰疾又曰丘未達不敢嘗此言服藥不可不畏慎也然世有百十年相襲之弊至今不除者敢略數一二使後車改輒不蹈前覆夫傷寒溫疫時氣中暑風溫風瘧與中酒傷食者其初相類此



備門事類 卷之六  
最誤人或先一日頭痛曾傷酒便歸過于酒曾傷食  
便歸過于食初覺滿悶醫者不察其脉不言其始徑  
用備急丹纏積丹軟金丸酒癥丸此藥犯巴豆或出  
油不盡大熱大毒走泄五七行或十餘行其人必津  
液枯涸腸胃轉燥發黃瘵熱目赤口乾恍惚潮熱昏  
憤惑狂諸熱交作如此誤死者不可勝舉若其人或  
本因酒食致過亦能頭痛身熱戰慄惡寒醫者不察  
其脉不究其原反作傷食發之桂枝麻黃升麻之屬  
以汗解之汗而不解轉轉疑惑反生他證如此誤死  
者可勝計哉又如久病咳嗽形體羸瘦食飲減少日  
輕夜劇醫者不察便與烏梅罌粟殼紫苑枯礬如此  
峻攻嗽疾未除澁滯之病作矣嗽加之澁飲食彌減  
醫者不察更以熱劑養胃溫劑和脾致令頭面汗出  
燥熱潮發形容瘦瘁涎液上出流如湧泉若此死者  
不可勝數又如婦人產餘之疾皆是敗血惡物發作  
寒熱臍腹撮痛乳澆枯涸食飲稍減醫者不察便謂  
產後血出數斗氣血俱虛便用溫熱之劑養血補虛  
止作寒治舉世皆然豈知婦人之孕如天地之孕物  
也物以陰陽和合而後生人亦以陰陽和合而後孕  
偏陰偏陽豈有孕乎此與禾黍瓜果之屬何異哉若



水旱不時則華之與實俱痿落矣此又與孕而不育者復何異哉七月立秋後十八日寸草不結者猶天寒故也今婦人妊娠終十月無難而生反謂之寒何不察其理之甚也竊譬之治瘧者炎火在下以水沃其窠之巔遂成瘧矣瘧既出窠窠頓寒耶世俗竟傳黑神散之屬治產後一十八證非徒其不愈則經脉涸閉前後淋悶嘔吐嗽痰凡百熱證生矣若此誤死者不可計之曷若四物湯與涼膈散停對大作湯劑而下之利以數行惡物俱盡後服淡甘之劑自愈矣又如小兒腹滿喘嗽痰涎不利醫者不察使用白餅子之屬夫白餅子巴豆大熱有大毒兼用膩粉其後必生口瘡上喘欬嗽嘔吐不嗜飲食之疾然此治貧家小兒猶或可効膏梁之家必生他病又何疑哉又如瀉利之疾歲歲有之醫者不察使用聖散子之屬乾薑赤石脂烏梅罌粟殼官桂石榴皮龍骨牡蠣之屬變生小便癃悶甚者爲脹又甚者水腫之疾生矣間有愈者病有微者也甚則必不愈矣又如人病停飲或因夏月傷冷過多皆爲脾胃客氣有餘也宜逐而去之醫者不可以爲脾衰而補之則痞者更痞滿者更滿復有巴豆丸下之者病雖少解必不嗜食上



燥之病生矣。又如人因閃肭膝髀肘腕大痛醫者不  
察便用銚針出血如未愈者再三刺血出血既多遂  
成跛臂內經曰足得血而能步血盡安得步哉若余  
治閃肭則不然以禹攻散或通經二三錢下神祐丸  
或除濕丹百餘丸峻瀉一二十行則痛出當痒發痛  
屬夏痒屬秋出則夏衰矣此五行勝復之理也故凡  
腰膝脇痛杖瘡落馬墜墮打撲莫不同然蓋此痛得  
之於外非其先元虛元弱古人云痛隨利減宜峻瀉  
一二十行畢但忌熱酒可一藥而愈勿謂峻瀉輕侮  
此法昔有齒痛連月不止以鉄鈴鈕取之血不止而  
死又有人因上下齒痛凡百痛者輒取不數年上下  
齒盡至五十歲生硬之物皆不能食夫上下齒痛皆  
由手足陽明二經風熱甚而痛矣可用大小承氣湯  
藏用丸祛風丸等藥瀉之則痛當自止內經曰諸痛  
痒瘡瘍皆屬心火啓玄子云百端之起皆自心生心  
者火也火生土之故也出牙之誤不可不知又如治  
水腫痛者多用水銀輕粉白丸子大毒之藥下之水  
腫未消而牙齒落牙齒落而不進食水盡而立斃復  
有人於兩足針之水出如泉水盡亦斃矣

儒門事親卷之一







力而出之且二尺許重幾斤剖而視之以示諸人其婦遂愈虫亦無名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法耳又有一書生瘡問曰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瘡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瘡亦不發亦偶得吐法耳正隆間有聖旨取汴梁諸匠氏有木匠趙作頭鐵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犬宅乞宿主人不納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頭給曰此趙公乃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至此蓋病者當愈而遇此公也主人默而入良久復出將邀二人入室與之食已主人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如趙見而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携熟藥寄他車上此中實無柰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糞一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覺胸中如虫行一涌而出狀若小蠅蝗一二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覺病去明日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効之藥也禮餞二人遂歸嗚呼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時之寢遂以穢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病風癩從六七歲因驚風得之自後三二年間一二作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餘歲至四十歲日作或一



日十餘作以至昏癡健忘求死而已會與定歲大饑  
遂採百草而食於水瀕採一種草狀若葱屬泡蒸而  
食之食訖向五更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連日不止  
約一二斗汗出如洗初昏困後三日輕健非曩之比  
病去食進百脉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訪問諸人  
乃蔥蔥苗也蔥蔥苗者本草所謂藜蘆苗是也圖經  
云藜蘆苗吐風病此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年三  
十餘病滑泄經年皆云虛中有積以無憂散五七日  
一服至二十服不効又服纏積丹軟金丸諸藥皆不  
効其人服藥愈速病勢愈甚食飲日減人或謂曰此  
休息痢也宜灸中脘及左右穴臍下氣海及膀胱穴  
以三里引之每年當冬至日夏至日灸之前後僅萬  
餘壯忽門外或者曰此病我屢識蓋大傷飲之故卽  
目桃花正開俟其落時以長棘針刺之得數十萼勿  
犯人手以白麵和作餅子文武火燒令熟嚼爛以米  
飲湯下之病人如其言服之不一二時瀉如傾前後  
瀉六七日僅數百行昏困無所知覺惟索冷水徐徐  
而飲至六七日少省爾後食日進神日昌氣血日和  
不數年生二子此人本不知桃花萼有取積之神効  
亦偶得瀉法耳余昔過株林見一童子誤吞銅鐵之



物成疾而羸足不勝身會六七月淫雨不止無耕作  
食過饑數日一旦隣牛死聞作葵羹粳飯病人乘饑  
頓食之良久泄注如傾覺腸中痛遂下所吞之物余  
因悟內經中肝苦急食甘以緩之牛肉大棗葵菜皆  
甘物也故能寬緩腸胃且腸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  
此銅鐵所以下也亦偶得瀉法耳頓有老人年八十  
歲臟腑滯數日不便每臨後時目前星飛頭目昏  
眩鼻塞腰痛積漸食戒縱得食便結燥如彈一日友  
人命食血藏葵羹加溲菘菜遂頓食之日日不之  
前後皆利食進神清年九十歲無疾而終圖經云菘  
菜寒利腸胃芝蔴油炒而食之利大便葵寬腸利小  
溲年老之人大小便不利最爲急切此亦偶得瀉法  
耳昔一士人趙仲溫赴試暴病兩目赤腫睛翳不能  
識路大痛不任欲自尋死一日與同儕釋悶坐於茗  
肆中忽鉤臆脫鉤其下正中仲溫額上髮際裂長三  
四寸紫血流數升血止自快能通路而歸來日能辨  
屋脊次見瓦溝不數日復故此不藥不針誤出血而  
愈矣夫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亦偶得出血法耳  
嗚呼世人欲論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餘何足言  
哉此一說讀之者當大笑耳今之醫者宜熟察之可



也人能謹察其真中之誤精究其誤中之真反覆求  
 之無病不愈余之所以書此者庶後之君子知余之  
 用心非一日也又有病目不覩者思食苦苣頓頓不  
 關醫者以為有虫曾不周歲兩目微痛如虫行大皆  
 漸明俄然大見又如北方貴人愛食乳酪牛酥羊生  
 魚膾鹿脯猪腊海味甘肥之物皆虫之萌也然而不  
 生虫者蓋筵會中多胡荽蕪荑醬鹵汁皆能殺九虫  
 此二者亦偶得服食法耳智者讀此當觸類而長之  
 攻裏發表寒熱殊塗箋十二

有一言而可以該醫之旨者其惟發表攻裏乎雖千  
 枝萬派不過在表在裏而已矣欲攻其裏者宜以寒  
 為主欲發其表者宜以熱為主雖千萬世不可易也  
 內經言之詳矣今人多錯解其旨故重為之箋發表  
 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此寒熱二字謂六氣中司氣之  
 寒熱司氣用寒時用藥者不可以寒藥司氣用熱時  
 用藥者不可以熱藥此常理也惟攻裏發表則反之  
 然而攻裏發表常分作兩塗若病在表者雖畏日流  
 金之時不避司氣之熱亦必以熱藥發其表若病在  
 裏者雖堅冰積雪之時不避司氣之寒亦必以寒藥  
 攻其裏所謂發表者出汗是也所謂攻裏者湧泄是



也王太僕注云汗泄下痢皆以其不住於中也夫不住其中則其藥一去不留雖以寒藥犯司氣之寒熱藥犯司氣之熱亦無害也若其藥留而不出適足以司氣增邪是謂不發不攻寒熱內賊其病益甚無病者必生病有病者必甚若司氣用寒之時病在表而不在裏反以寒藥水其裏不涌不泄堅腹滿痛急下痢之病生矣若司氣用熱之時病在裏而不在表反以熱藥燥其中又非發汗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痒脊鬱注下咽瘕腫脹嘔吐軌衄頭痛骨節攣肉痛血泄淋瀝之病生矣以此知非熱不能解表非寒不能攻裏是解表常宜熱攻裏常宜寒若反此法是謂妄造今之用藥者以荆黃湯解表以薑桂藥攻裏此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何異哉故非徒不効輕者危甚者死夫本草一書不過酸苦甘辛鹹淡六味而已聖人既以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又以淡味滲泄爲陽是辛甘淡三味以解表酸苦鹹三味以攻裏發表與滲泄非解表而何涌泄非攻裏而何此二者聖人之法盡矣蔑以加矣然則醫之法果多乎哉攻裏以寒解表以熱而已矣雖然表病而裏不病者可專以熱藥發其表裏病而表不病者可專以寒藥



攻其裏表裏俱病者雖可以熱解表亦可以寒攻裏  
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湯雖解表亦兼攻裏最爲得體  
今之用藥者只知用熱藥解表不察裏之已病故前  
所言熱證皆作矣醫者不知罪由已作反謂傷寒變  
證以誣病人非一日也故劉河間自製通聖散加益  
元散名爲雙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劉河間一  
人而已然今之議者以爲雙解不可攻裏謗議紛紜  
坐井小天誠可憾也豈知雙解煎以葱鬚豈豉涌而  
汗之一劑立雪所苦縱不全瘥亦可小瘳向所謂熱  
證亦復不作俟六經傳畢微下而已今醫者不知其

濟物無窮之功乃妄作損胃無窮之謗憤劉河間有  
能醫之名設堅白之論以求世譽孰肯剖璞一試而  
追悔和氏之刖足哉余之所以屢書此者歎知音之  
難遇也近者余之故人某官不欲斥言其名因病頭  
項強狀類傷寒服通聖散雖不得其法猶無害也醫  
者見其因通聖散也立毀其非仲景之藥也渠不察  
其熱已甚矣復以辛熱發之汗出不解發黃血泄竟  
如前所言後雖以承氣下之不能已又復下之至絕  
汗出其脉猶搏擊然余親見其子言之甚詳至今士  
大夫皆不知辛熱一發之過也獨歸罪于通聖散嗚



呼甚矣道之難明也頃余之舊契讀孟堅漢書藝文志載五苦六辛之說而顏師古輩皆無注解渠特以問余余顧其內經諸書中亦不見其文既相別矣乘蹇且十里外颯然而悟欲復迴以告予之舊契已歸且遠乃今載之以示來者夫五者五臟也臟者裏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裏者屬陰分宜以苦寒之藥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屬陽分宜以辛溫之劑發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顏師古不注蓋闕其疑也乃知學不博而欲爲醫難矣余又徐思五積六聚其用藥亦不外于是夫五積在臟有常形屬裏宜以苦寒之藥涌之泄之六聚在腑無常形屬表宜以辛溫之藥發之汗之與前五苦六辛亦合亦有表而可用柴胡之涼者猶宜熱而行之裏寒而可用薑附之熱者猶宜寒而行之余恐來者不明內經發表攻裏之旨故併以孟堅五苦六辛之說附于卷末

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十三

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不治其虛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或治其實有時而幸中有



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人之迹常著  
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  
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迹渠亦自不省其  
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  
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雖死而亦不知覺夫粗  
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如鯀湮洪  
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醫者  
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而獲  
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直實誰能別  
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

庶幾來者有所憑藉耳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  
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  
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也雖愚夫愚  
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今  
之醫者曰當先固其元氣元氣實邪自去世間如此  
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輕則傳久而自盡頗甚  
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  
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鶩而不可制矣惟  
脉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其餘有邪積之  
人而議補者皆鯀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論吐汗下三



法先論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况予所論之法  
識練日久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為來者言也  
天之六氣風暑火濕燥寒地之六氣霧露雨雹水  
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鹹淡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地  
邪發病多在乎下人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為發病之  
三也處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諸風寒之邪結搏皮  
膚之間藏于經絡之內留而不去或發疼痛走注麻  
痺不仁及四肢腫痒拘攣可汗而出之風痰宿食在  
膈或上腕可湧而出之寒濕因冷熱客下焦在下之  
病可泄而出之內經散論諸病非一狀也流言治法

非一階也至真要大論等數篇言運氣所生諸病各  
斷以酸苦甘辛鹹淡以總括之其言補時見一二然  
其補非今之所謂補也文具于補論條下如辛補肝  
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若此之補乃所以發  
腠理致津液通血氣至其統論諸藥則曰辛甘淡三  
味為陽酸苦鹹三味為陰辛甘發散淡滲泄酸苦鹹  
涌泄發散者歸于汗涌者歸于吐泄者歸于下滲為  
解表歸于汗泄為利小溲歸于下殊不知補乃知聖  
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也然則聖人不言補乎曰蓋  
汗下吐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補者以穀肉果菜養口



信戶事類 卷之二  
體者也夫穀肉果菜之屬猶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屬猶君之刑罰也故曰德教興平之梁肉刑罰治亂之藥石若人無病梁肉而已及其有病當先誅伐有過病之去也梁肉補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豈可以藥石爲補哉必欲去大病大瘵非吐汗下未由也已然今之醫者不得盡汗下吐法各立門牆誰肯屈已之高而一問哉且予之三法能兼衆法用藥之時有按有躄有導有減有增有續有止今之醫者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傲笑曰吐者瓜蒂而已矣汗者麻黃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牽牛朴硝大黃甘遂

芫花而已矣旣不得其術從而誣之予固難與之若辯故作此詮所謂三法可以兼衆法者如引涎瀉涎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薰潔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以余之法所以該衆法也然予亦未嘗以此三法遂棄衆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衆所當纔一二也或言內經多論鍼而少論藥者蓋聖人欲明經絡豈知針之理卽所謂藥之理卽今著吐汗下三篇各條藥之輕重寒溫于左仍於三法



之外別著原補一篇使不預三法恐後之醫者泥于補故置之三篇之末使用藥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補止有三法內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之謂也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順而下之尚猶不樂况逆而上之不悅者多矣然自胃已上大滿大實病如膠粥微丸微散皆兒戲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蓋春時陽氣在上人氣與邪氣亦在上故宜吐也涌吐之藥或丸或散中病則止不必盡劑過則陽人然則四時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時也但仲景

言其大法耳今人不得此法遂廢而不行談以名方所記者略數之如仲景傷寒論中以葱根白豈鼓湯以吐頭痛梔子厚朴湯以吐懊懺瓜蒂散以吐傷寒六七日因下後腹滿無汗而喘者如此三方豈有殺人者乎何今議子好涌者多也又如孫氏千金方風論中散方往往皆効近代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實中滿痰厥失音牙關緊閉如喪神守萬全方以鬱金散吐頭痛眩運頭風惡心沐浴風近代普濟方以吐風散追風散吐口噤不開不省人事以皂角散吐涎潮總錄方中以常山散吐瘧孫尚方以三聖散吐發



狂神驗方吐舌不正補亡篇以遠志去心春分前服之預吐瘟疫此皆前人所用之藥也皆有效者何今之議予好涌者多也惟養生必用方言如吐其涎今人跋躐校正方已引風門中碧霞丹爲證予不須辨也但內經明言高者越之然名醫錄中惟見太倉公華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餘無聞乃知此法廢之久矣今予驟用于千載寂寥之後宜其驚且駭也惜乎黃帝岐伯之書伊摯仲景之論棄爲閑物縱有用者指爲山野無韻之人豈不謬哉予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見病之在上者諸醫盡其技而不校余

反思之投以涌劑少少用之頗獲微應既久乃廣訪多求漸臻精妙過則能止少則能加一吐之中變態無窮屢用屢驗以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條達者非徒木鬱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且仲景之論胸上諸實鬱而痛不能愈使人按之及有涎唾下痢十餘行其脉沉遲寸口脉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則止仲景所謂胸上諸實按之及有涎唾者皆邪氣在上也內經曰下痢脉遲而滑者內實也寸口脉微滑者上實也皆可吐之王冰曰上盛不已吐而奪之仲景曰宿食在上脘當吐之又如宿飲酒積在上脘者亦當吐之



傷風事類 卷之二  
在中脘者當下而去之仲景曰病人手足厥冷兩手  
脈乍結以客氣在胸中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  
知病在胸中當吐之余嘗用吐方皆是仲景方中瓜  
蒂散吐傷寒頭痛用葱根白豆豉湯以吐雜病頭痛  
或單瓜蒂名獨聖加茶末少許以吐痰飲食加全蠍  
稍以吐兩脇肋刺痛濯濯水聲者內經所謂濕在上  
以苦吐之者其是謂歟今人亦有竊予之法者然終  
非口授或中或否或涌而不能出或出而不能止豈  
知上涌之法名曰捺痰捺之一字自有擒縱卷舒頃  
有一工吐陳下一婦人半月不止涎至數斗命懸須

史倉皇失計求予解之予使煎麝香湯下咽立止或  
問麝香何能止吐予謂之曰瓜苗聞麝香即死吐者  
瓜蒂也所以立解如藜蘆吐者不止以葱白湯解之  
以石藥吐者不止以甘草貫衆解之諸草木吐者可  
以麝香解之以本草考之吐藥之苦寒者有豆豉瓜  
蒂茶末梔子黃連苦參大黃黃芩辛苦而寒者有鬱  
金常山藜蘆甘苦而寒者有地黃汁苦而溫者有水  
香遠志厚朴辛苦而溫者有薄荷芫花辛而溫者有  
穀菁草葱根鬚辛而寒者有輕粉辛甘而溫者有烏  
頭附子尖酸而寒者有晉礬綠礬壘汁酸而平者有



銅碌甘酸而平者有赤小豆酸而溫者有飯漿酸辛而寒者有膽礬酸而寒者有青鹽白米飲辛鹹而溫者有皂角甚鹹而寒者有滄鹽甘而寒者有牙硝甘而微溫且寒者有參蘆頭甘辛而熱者有蝎梢凡此三十六味惟常山膽礬瓜蒂有小毒藜蘆芫花輕粉烏附尖有大毒外二十六味皆吐藥之無毒者各對證擢而用之此法宜先小服不滿積漸加之余之療痰者以釵股雞羽探引不出以蓋投之投之不吐再投之且投且探無不出者吐至昏眩慎勿驚疑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如發頭眩可飲冰水立解如無水時新汲水亦可強者可一吐而安弱者可作三次吐之庶無損也吐之次日有頓快者有轉甚者蓋引之而吐未平也俟數日當再涌之如覺渴者冰水新水瓜梨柿及涼物皆不藥惟禁食食過飽硬物乾脯難化之物心火既降中脘沖和陰道必強大禁房勞大憂悲思病人既不自責衆議因而噪之歸罪于吐法起謗其由此也故性行剛暴好怒喜淫之人不可吐左右多嘈雜之言不可吐病人頗讀醫書實非深解者不可吐主病者不能辯邪正之說不可吐病人無正性妄言妄從反覆不定者不可吐病勢岌危



儒門事親 卷之二  
老弱氣衰者不可吐自吐不止亡陽血虛者不可吐  
諸吐血嘔血咯血衄血嗽血崩血失血者皆不可吐  
吐則轉生他病侵成不救反起謗端雖懇切求慎勿  
強從恐有一失愈令後世不信此法以小不善累大  
善也必標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聽浮言審  
明某經某絡某臟某腑某氣某血某邪某病決可吐  
者然後吐之是予之所望于後之君子也庶幾不使  
此道湮微以新傳新耳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風寒暑濕之氣入于皮膚之間而未深欲速去之莫  
如發汗聖人之刺熱五十九刺為無藥而設也皆所  
以開玄府而逐邪氣與汗同然不若以藥發之使一  
毛一竅無不啓發之為速也然發汗亦有數種世俗  
止知惟溫熱者為汗藥豈知寒涼亦能汗也亦有薰  
漬而為汗者亦有導引而為汗者如桂枝湯桂枝麻  
黃各半湯五積散敗毒散皆發汗甚熱之藥也如升  
麻湯葛根湯解肌湯通毒散皆辛溫之藥也如大柴  
胡湯小柴胡湯柴胡飲子苦寒之藥也如通聖散雙  
解散當歸散子皆辛涼之藥也故外熱內寒宜辛溫  
外寒內熱宜辛涼平準所謂導引而汗者華元化之



虎鹿熊猴鳥五禽之戲使汗出如傅粉百疾皆愈所謂薰漬而汗者如張苗治陳廩丘燒地布桃葉蒸之大汗立愈又如許胤宗治許太后感風不能言作防風湯數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如其言遂愈能言此皆前人用之有驗者以本草校之荆芥香白芷陳皮半夏細辛蒼朮其辛而溫者乎蜀椒胡椒茱萸大蒜其辛而大熱者乎生薑其辛而微溫者乎天麻葱白其辛而平者乎青皮薄荷其辛而溫者乎防已秦芫其辛而且苦者乎麻黃人參大棗其甘而溫者乎葛根赤茯苓其甘而平者乎桑白皮其甘而寒者乎

防風當歸其甘辛而溫者乎附子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官桂桂枝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厚朴其苦而溫者乎桔梗其苦而微溫者乎黃芩知母枳實地骨皮其苦而寒者乎前胡柴胡其苦而微寒者乎羌活其苦辛而微溫者乎升麻其苦甘且平者乎芍藥其酸而微寒者乎浮萍其辛酸而寒者乎凡此四十味皆發散之屬也惟不善擇者當寒而反熱當熱而反寒此病之所以變也仲景口大法春夏宜汗春夏陽氣在外人氣亦在外邪氣亦在外故宜發汗然仲景舉其略耳設若秋冬得春夏之病當不發汗乎但春夏易



汗而秋冬難耳凡發汗欲周身熱熱然不欲如水淋漓欲令手足俱周遍汗出一二時爲佳若汗暴出邪氣多不出則當重發汗則使人亡陽凡發汗中病則止不必盡劑要在劑當不欲過也此雖仲景調理傷寒之法至於雜病復何異哉且如傷寒麻黃之類爲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爲表虛而設也承氣湯爲陰虛而設也四逆湯爲陽虛而設也表裏俱實者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表裏俱虛者所謂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也所謂陽爲表而陰爲裏也如表虛亡陽發汗則死發汗之法辯陰陽別表裏定虛實然後汗之隨治隨應設若殮泄不止日夜無度完穀下出發汗可也內經曰春傷於風夏生殮泄此以風爲根風非汗不出昔有人病此者腹中雷鳴泄注米穀不分小便澀滯皆曰脾胃虛寒故耳豆蔻烏梅罌粟殼乾薑附子曾無一効中脘臍下灸已數十燥熱轉甚小溲涸竭瘦削無力飲食減少命予視之余以謂應象論曰熱氣在下水穀不分化生殮泄寒氣在上則生膜脹而氣不散何也陰靜而陽動故也診其兩手脈息俱浮大而長身表微熱而桂枝麻黃湯以薑棗煎大劑連進三服汗出終日至旦而愈次以胃風湯和



平臟腑調養陰陽食進病愈又貧家一男子年二十  
餘病破傷風搐牙關緊急角弓反張棄之空室無人  
問者時時呻呼余憐其苦以風藥投之口噤不能下  
乃從兩鼻竅中灌入咽喉約一中枕死中求生其藥  
皆大黃甘遂牽牛硝石之類良久上涌下泄吐且三  
四升下一二十行風搐立止肢體柔和且已自能起  
口雖開尚未能言予又以桂枝麻黃湯三兩作一服  
使啜之汗出周匝如洗不三日而痊又如小兒之病  
驚風搐搦涎潮執鬱舉世皆用大驚丸抱龍丸鎮心  
丸等藥間有不愈者余潜用瓜蒂赤小豆等分共爲

細末以猪膽汁浸蒸餅爲丸衣以螺青或丹砂以漿  
水乳汁送之良久風涎涌出一兩杓三五日一涌涌  
三五次漸以通聖散稍熱服之汗漿漿然病日已矣  
頃又治一狂人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厥陽并乃狂  
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陽爲腑陰爲臟非陽熱  
而陰寒也熱并於陽則狂狂則生寒并於陰則癲癲  
則死內經曰足陽明有實則狂故登高而歌棄衣而  
走無所不爲是熱之極也以調胃承氣大作湯下數  
十行三五日復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復下之凡五  
六十日下百餘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時暖室置火以



助其熱而汗少解數汗方平又治一酒病人頭痛身熱惡寒狀類傷寒診其脉兩手俱洪大三兩日不圓余以防風通聖散約一兩用水一中椀生薑二十餘片葱鬚根二十莖豆豉一大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熱分作二服先服一服多半須臾以釵股探引咽中吐出宿酒酒之香味尚然約一兩杓頭上汗出加洗次服少半立愈內經曰火鬱發之發爲汗之令其疎散也又嘗治一稅官病風寒濕痺腰脚沉重浮腫夜則痛甚兩足惡寒經五六月間猶綿脛靴足腰膝皮膚少有跣露則冷風襲之流入經絡其痛轉劇走注上下往來無定其痛極處便摩急而腫起肉色不變腠理間如虫行每遇風冷病必轉增飲食轉減肢體瘦乏須人扶掖猶能行立所服者烏附薑桂種種燥熱燔針着灸莫知其數前後三年不獲一愈一日命予脉之其兩手皆沉滑有力先以導水丸通經散各一服是夜瀉三十餘行痛減半遂漸服赤茯苓湯川芎湯防風湯此三方在宣明論中治痺方是也日三服煎七八錢藜藜然汗出余又作玲瓏竈法薰蒸血熱病必增劇諸汗法古方亦多有之惟以此發汗者世罕知之故予嘗曰吐法兼汗良以此夫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下之攻病人亦所惡聞也然積聚陳莖于中留結寒熱於內留之則是耶逐之則是耶內經一書惟以氣血通流爲貴世俗庸工惟以閉塞爲貴又止知下之爲瀉又豈知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莖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榮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者存焉然信不俗下之爲補者蓋庸工妄投下藥當寒反熱當熱反寒未見微功轉成大害使聰明之士亦復不信者此也所以謂寒藥下者調胃承氣湯泄熱之上藥也大小桃仁承氣次也陷胸湯又其次也大柴

胡又其次也以涼藥下者八正散泄熱兼利小溲洗心散抽熱兼治頭目黃連解毒散治內外上下畜熱而不泄者四物湯涼血而行經者也神芎丸解上下畜熱而泄者也以溫藥而下者無憂散下諸積之上藥也十棗湯下諸水之上藥也以熱藥下者煮黃丸纏金丸之類也急則用湯緩則用丸或以湯送丸量病之微甚中病卽止不必盡劑過而生愆仲景曰大法秋宜瀉謂秋則陽氣在下人氣與邪氣亦在下故宜下此仲景言其大槩耳設若春夏有可下之疾當不下乎此世之庸工踟躕遷延誤人大病者也皆曰



夏月豈敢用過藥瀉脫胃氣嗚呼何不達造化之甚也內經稱土火之鬱發四之氣以五月先取化源瀉土補水又曰土鬱則奪之玉太僕注云奪謂下之令無壅礙也然則於五月先防土壅之發令人下奪素問之言非歟然隨證不必下奪在良工消息之也余所以言此者矯世俗期不誤大病暴病者耳故土鬱之爲奪雖大承氣湯亦無害也試舉大承氣之藥論大黃苦寒通九竅利大小便除五臟六腑積熱芒硝鹹寒破痰散熱潤腸胃枳實苦寒爲佐使散滯氣消痞滿除腹脹厚朴辛溫和脾胃寬中通氣此四味雖

爲下藥有泄有補卓然有奇功劉河間又加甘草以爲三一承氣以甘和其中最得仲景之秘也余嘗以大承氣改作調中湯加以薑棗煎之俗見薑棗以爲補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黃芒硝也惡寒喜暖取補故自古及今天下皆然此內經之法抑屈而不伸者也此藥治中消痞氣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氣快膈空食進內經曰脾爲之使胃爲之市人之食飲酸鹹甘苦百種之味雜湊于此壅而不行蕩其舊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雜而不勞者乎中州土也兼載四象木金水



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之病奈何中州之醫不善掃除  
倉廩使陳莖積而不能去也猶曰我善補大罪也此  
藥有奇功皆謂服之便成傷敗乃好丹而非素者也  
或言男子不可久瀉婦人不可久吐何妄論之甚也  
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大人小兒一切所  
傷之物在胃脘如兩手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宜下之  
何以別乎蓋傷宿食者惡食傷風者惡風傷寒者惡  
寒傷酒者惡酒至易辨也故凡宿食在胃脘皆可下  
之則三部脈平若心下按之而硬滿者猶宜再下之  
如傷寒大汗之後重復勞發而為病者蓋下之後熱  
氣不盡故也當再下之若雜病腹中滿痛不止者此  
為內實也金匱要畧曰痛而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  
者為實難經口痛者為實腹中滿痛裏壅為實故可  
下之不計雜病傷寒皆宜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或導  
水丸或泄水丸等藥過十餘行如痛不已亦可再服  
痛已則止至如傷寒大汗之後發熱脈沉實及寒熱  
往來時時有涎嗽者宜大柴胡湯加當歸煎服之下  
三五行立愈產後慎不可作諸虛不足治之必變作  
骨蒸寒熱飲食不入肌膚瘦削經水不行經曰寒則  
衰飲食熱則消肌肉人病瘦削皆粗工以藥消礫之



故也嗚呼人之死者豈爲命乎難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至如目黃九疳食勞皆屬脾土可下之宜茵陳蒿湯或用導水丸禹攻散瀉十餘行次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白朮丸等藥服之則愈矣或腰脚膝痛可用甘遂粉二三錢以豬腰子薄批七八片搽藥在內以濕紙包數重文武火燒熟至臨卧細嚼以溫酒或米飲湯調下至平明見一二十行勿呀意欲止瀉則飲水或新水頓服之瀉立止次服通經和氣定痛烏金丸踰馬丹之類則愈矣內經有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外者太僕以爲瘴氣賊魅由毒蜚尸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斫射剝割撞撲之類至如諸落馬墮井打撲閃胸損折湯沃火燒車碾大傷腫發焮痛日夜號泣不止者予尋常談笑之間立獲大効可峻瀉三四十行痛止腫消乃以通經散下導水丸等藥如瀉水少則可再加湯劑瀉之後服和血消腫散毒之藥病去如掃此法得之睢陽高大明侯德和使外傷者不致廢殘跛躄之患余非敢掩人之善意在救人耳曾有鄰人杖瘡發作腫痛焮及上下語言錯亂時時嘔吐數日不食皆曰不救余以通經散三四錢下神祐丸百餘丸相併



而下間有嘔出者太半已下膈矣良久大瀉數行穢  
不可近膿血涎沫痰毒約一二斗其病人困睡不省  
一日一夜隣問予予曰喘息勻停腫消痛減故得睡  
也來旦語清食進不數日痊救杖瘡欲死者四十年  
間二三百余追思舉世杖瘡死者皆枉死也自後凡  
見冤人被責者急以導水丸禹攻散大作劑料瀉驚  
涎一兩盆更無腫發痛熈之難如導水丸禹功散泄  
瀉不動更加之通經散神祐丸瀉之瀉訖須忌熱物  
止可喫新汲水一二頓瀉止立愈至如沉積多年羸  
劣者不可便服陡攻之藥可服纏積丹三稜丸之類

內經曰重者因而減之若人年老衰弱有虛中積聚  
者止可五日一服萬病無憂散故凡積年之患豈可  
一藥而愈即可減而去之以本草攷之下之寒者有  
戎鹽之鹹犀角之酸鹹滄鹽澤瀉之甘鹹枳實之苦  
酸膩粉之辛澤漆之苦辛杏仁之苦甘下之之微寒  
者有猪膽之苦下之大寒者有牙硝之甘大黃瓜蒂  
牽牛苦瓠子藍汁牛膽羊蹄根苗之苦大戟甘遂之  
苦甘朴硝芒硝之苦辛下之溫者有檳榔之辛芫花  
之苦辛石蜜之甘皂角之辛鹹下之熱者有巴豆之  
辛下之辛涼者有猪羊血之鹹下之平者有郁李仁



之酸桃花萼之苦右三十味惟牽牛大戟芫花皂角  
羊蹄根苦瓠子瓜蒂有小毒巴豆甘遂膩粉杏仁之  
有大毒餘皆無毒設若疫氣冒風中酒小兒瘡疹及  
產後潮熱中滿敗血勿用銀粉杏仁大毒之藥下之  
必死不死即危且如檳榔犀角皂角皆溫平可以殺  
虫透關節除腸中風火燥結大黃芒硝朴硝等鹹寒  
可以治傷寒熱病時氣瘟毒發斑瀉血燥熱發狂大  
作蕩劑以蕩滌積熱澤瀉羊蹄苗根牛膽藍葉汁苦  
瓠子亦苦寒可以治水腫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不  
利及目黃濕毒九疳食癆疳虫食土生米等物分利

水濕通利大小便蕩滌腸胃間宿穀相搏又若備急  
丸以巴豆乾薑大黃三味蜜和丸之亦是下藥然止  
可施於辛苦勞力貧食粗辣之輩或心腹脹滿脇肋  
刺痛暴痛不住服五七丸或十丸瀉五七行以救急  
若施之富貴城郭之人則非矣此藥用砒石治瘡相  
類止可施之於貧食之人若備急丸治傷寒風溫中  
酒胃風及小兒瘡疹產後滿悶用之下膈不死則危  
及夫城郭之人富貴之家用此下藥亦不死則危矣  
柰何庸人畏大黃而不畏巴豆粗工喜巴豆而不喜  
大黃蓋庸人以巴豆惟熱而不畏以大黃性寒而畏



粗工以巴豆劑小而喜以大黃劑大而不喜皆不知  
理而至是也豈知諸毒中惟巴豆爲甚去油置之蠟  
猶能下後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熱口燥他病  
轉生故下藥以巴豆爲禁余嘗用前十餘藥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手然諸洞泄寒中者不可下俗謂休息  
痢也傷寒脉浮者不可下表裏俱虛者不宜下內經  
中五痞心證不宜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內熱深者宜  
下寒者不宜下以脉別之小兒內瀉轉生慢驚及兩  
目直視魚口出氣者亦不宜下若十二經敗甚亦不  
宜下止宜調養溫以和之如下則必誤人病耳若其  
餘大積大聚大病大秘大涸大堅下藥乃補藥也余  
嘗曰瀉法兼補法良以此夫

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十七

原補一篇不當作由近論補者與內經相違不得不  
作耳夫養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然聽者皆逆  
耳以予言爲恠蓋議者嘗知補之爲利而不知補之  
爲害也論補者蓋有六法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  
之補房室之補以人參黃芪之類爲平補以附子硫  
黃之類爲峻補以豆蔻官桂之類爲溫補以天門冬  
五加皮之類爲寒補以巴戟薏蓉之類爲筋力之補



以石燕海馬起石丹砂之類爲房室之補此六者近代之所謂補者也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踈濶至其害不可勝言者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肝木實而肺金虛瀉心火補腎水也以此論之前所謂六補者了不相涉試舉補之所以爲害者如瘧本夏傷於暑議者以爲脾寒而補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傷寒熱病下之後若以溫辛之藥補之熱當復作甚則不救瀉血血止之後若溫補之血復熱小溲不利或變水腫霍亂吐瀉本風濕喝合而爲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小兒瘡疱之後有溫補之必發癰腫焮痛婦人大產之後心火未降腎水未升如黑神散補之輕則危甚則死老人目暗耳聾腎水衰而心火盛也若峻補之則腎水彌涸心火彌盛老人腎虛腰脊痛腎惡燥腰者腎之府也峻補之則腎愈虛矣老人腎虛無力夜多小溲腎主足腎水虛而火不下故足痿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脬囊故夜多小溲若峻補之則火益上行脬囊亦寒矣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溫補之則甚峻補之則危停飲之人不可補補則痞悶轉增脚重之人不可補補則脛膝轉重男子二十上下而精不足女人二十上下而血



不流皆二陽之病也時人不識便作積冷極憊治之  
以溫平補之夫積溫尚成熱而况燔鍼於臍下火灸  
手足腕骨內經本無勞證由此變而爲勞煩渴咳嗽  
涎痰肌瘦寒熱往來寢汗不止日高則顏赤皆以爲  
傳尸勞不知本無此病醫者妄治而成之耳夫二陽  
者陽明也胃之經也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  
不化故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皆由使內太過故隱蔽  
委曲之事各不能爲也惟深知涌泄之法者能治之  
又如春三月風傷於榮榮爲血故陰受之溫傷於衛  
衛爲氣故陽受之初發之後多與傷寒相似頭痛身

熱口乾潮熱數日不大便仲景所謂陰陽俱浮自汗  
出身重多眠睡目不欲開者是也若以寒藥下之則  
傷臟氣若以溫藥補之則火助風溫發黃發斑溫毒  
熱增劇矣風溫外甚則直視潮熱譫語撮空驚  
惕而死者溫補之罪也內經雖言形不足者溫之以  
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氣屬陽天食人以五氣血屬  
陰地食人以五味者戒乎偏勝非便以溫爲熱也又  
若經云損者補之勞者溫之此溫乃溫存之溫也豈  
以溫爲熱哉又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者此欲  
權衡之得其平也又烏在燔鍼壯火煉石燒砒硫薑



烏附然後爲補哉所謂補上欲其緩補下欲其急者亦焉在此等而爲急哉自有酸苦甘辛鹹淡寒涼溫熱平更相君臣佐使耳所謂平補者使陰陽兩停是謂平補奈時人往往惡寒喜溫甘受酷烈之毒雖死而不悔也可勝歎哉余用補法則不法取其氣之偏勝者其不勝者自平矣醫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余嘗曰吐中自有汗下中自有補豈不信然余嘗用補法必觀病人之可補者然後補之昔維陽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洞泄寒中證也每聞大黃氣味卽注泄余診之兩手脉沉而熯令灸分水穴一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湯白朮丸等藥不數月而愈又息城酒監趙進道病腰痛歲餘不愈診其兩手脉沉實有力以通經散下五七行次以杜仲去粗皮細切炒斷絲爲細末每服三錢猪腰子一枚薄批五七片先以椒鹽淹去腥水摻藥在內裹以荷葉外以溫紙數重封以文武火燒熟臨卧細嚼以溫酒送下每旦以無比山藥丸一服數日而愈又相臺監酒岳成之病虛滑泄日夜不止腸鳴而口瘡俗呼爲心勞口瘡三年不愈予以長流水同薑棗煎五苓散五七錢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黃連與

五苓散五七錢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黃連與



白茯苓去皮二味各等分爲末以白麵糊爲丸食後  
溫水下三五十九以治其上百日而愈又汝南節度  
副使完顏君寶病臟毒下血發渴寒熱往來延及  
六載日漸瘦弱無力面黃如染余診其兩手脉沉而  
身涼內經寒以爲榮氣在故生可治先以七宣丸下  
五七行次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赤芍藥與地榆散  
同煎服之一月而愈若此數證余雖用補未嘗不以  
攻藥居其先何也蓋邪未去而不可言補補之則適  
足資寇故病蠲之後莫若以五穀養之五果助之五  
畜益之五菜克之相五臟所宜毋使偏傾可也凡藥

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雖甘草苦參不可不  
謂之毒久服必有偏勝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是以君  
子貴流不貴滯貴平不貴強盧氏云強中生百病其  
知言哉人惟恃強房勞之病作矣何貴於補哉以太  
宗憲宗高明之資猶陷於流俗之蔽爲方士燥藥所  
誤以韓昌黎元微之猶死於小洩不通水腫有服丹  
置數妾而死於暴脫有服草烏頭如聖丸而死於鬚  
瘡有服乳石硫黃小洩不通有習氣求嗣而死於精  
血有嗜酒而死於發狂見鬼有好茶而爲癖乃知諸  
藥而不可久服但可攻邪邪去則已近年運使張伯



英病宿傷服硫黃薑附數月一日喪明監察陳威卿  
病嗽服鍾乳粉數年嘔血而殞嗚呼後之談補者尚  
監茲哉

證口眼喎斜是經非竅辯十八

口眼喎斜者俗工多與中風掉眩證一槩治之其藥  
則靈寶至寶續命清心一字急風烏犀鐵彈丸其方  
非不言治此病也然而不愈者何也蓋知竅而不知  
經知經而不知氣故也何謂知竅而不知經蓋人之  
首有七竅如日月五星七政之在天也故肝竅目目  
爲肝之外候肺竅鼻鼻爲肺之外候心竅舌舌無竅

心與腎合而寄竅於耳故耳與舌俱爲心之外候俗  
工止知目病歸之肝口病歸之脾耳病歸之腎舌病  
歸之心更無改張豈知目之內眥上下二綱足太陽  
及足陽明起於此目之銳眥足少陽起於此手少陽  
至於此鼻之左右足陽明手陽明俠乎此口之左右  
亦此兩經環乎此故七竅有病不可獨歸之五臟當  
歸之六陽經也余曰俗工知竅而不知經者此也何  
謂知經而不知氣蓋世之談方藥者不啻千萬世不  
過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經所出所入所循所環所交  
所合所過所注所起所會所屬所絡所上所下所俠



所貫所布所散所結所統所抵所連所係所約所同  
所別千萬人中或見一二名明可謂難其人矣然而  
不過執此十二經便爲病本將陽經爲熱陰經爲寒  
向本草中尋藥藥架上檢方而已矣病之不愈又何  
訝焉豈知靈樞經曰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  
目爲僻此十二經及受病之處也非爲病者也及爲  
病者天之六氣也六氣者何風暑燥濕火寒是也故  
曰俗工知經而不知氣者此也然則口目喎斜者此  
何經也何氣也足之太陽足之陽明左目有之右目  
亦有之足之陽明手之陽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

此兩道也靈樞又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  
急引頰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是左寒右  
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  
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  
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  
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而况風者甲乙木也  
口眼陽明皆爲胃土風漏賊之此口目之所以僻也  
是則然矣七竅惟口目喎斜而耳鼻獨無此病者何  
也蓋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天地之常理也考之易象  
有足相符者震巽主動坤艮主靜動者皆屬木靜則



皆屬土觀卦者視之理也視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網則眇下網則不眇故觀卦上巽而下坤頤卦者養之理也養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頷則嚙上頷則不嚙故頤卦上艮而下震口目常動故風生焉耳鼻常靜故風息焉當思目雖斜而目之睭睭未常斜口之啞而口之輔車未嘗啞此經之受病非竅之受病明矣而况目有風輪唇有飛門者耶余嘗治此證未嘗用世俗之藥非故與世參商方鑿圓柄自然齟齬者過頰一長吏病此命予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啞灸以地倉俱効苟不効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嘗過東杞一夫亦患此予脉其兩手急數如弦之張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克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余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盆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脉訣云熱則生風若此者不可純歸其病於臆隙之間而得亦風火素感而然也蓋火勝則制金金衰則木茂木茂則風生若東杞之人止可流濕潤燥大下之後使加食通鬱爲大



靈樞雖有馬膏桂酒雙塗之法此但治其外耳非治其內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單服熱水強引而行之未見其愈者也向之用薑附烏桂起石硫黃之劑者是耶非耶

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十九

疝有七前人論者甚多非靈樞素問銅人之論余皆不取非余好異也但要窮其原耳七疝者何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癰疝是謂七疝俗工不識因立謬名或曰膀胱或曰腎冷或曰小腸氣小兒曰偏氣立名既謬併喪其實何哉蓋醫者既斷爲膀胱腎

於小腸氣又曰虛寒所致其藥之用也不鹿茸巴戟則杜仲菴蓉不附子烏頭則乾薑官桂不練實懷香則金鈴補骨脂朝吞暮餌曾無殊効三二十年牢不可去間因微病稍似開通執此微芒浸成大錯標旣不除本必歸甚處處相傳曾無覺者豈知諸疝皆歸肝經其柰痛流歸之小腸脬囊夫膀胱水府專司滲泄小腸水道專主通流腎爲少陰總統二水人之小洩自胃入小腸滲入膀胱膀胱者脬囊也氣化則水出莖端此常道也及其爲疝乃屬足厥陰肝經蓋環陰麗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陰肝經也夫肝腎皆屬于



下與衝任督相附然靈樞經言足厥陰肝經病則有遺溺痿閉狐疝主腎與膀胱小腸三經則不言疝是受疝之處乃肝之部分也且內經男子宗筋爲束骨之會也兩肝主筋畢者囊中之丸雖主外腎非厥陰環而引之與玉莖無由伸縮在女子則爲篡戶其內外爲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竅漏此足厥陰與衝任督之所會也靈樞言足厥陰之經筋聚于陰器其病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卧清陰氣故陽則與太陰厥陰之筋皆會于陰器惟厥陰主筋故爲疝者必本之厥陰靈樞又言足厥陰之別

名曰蠡溝去肉踝五寸別走少陽循脛上畢結於莖其病氣逆畢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痒取之所別矣豈非厥陰爲受病之處耶靈樞又言邪在小腸連畢係屬於腎貫肝絡肺心系氣盛厥逆上衝腸胃燻肝散於膏結於臍故取之育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平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臚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此其初雖言邪在小腸至其治法必曰取厥陰以下之乃知諸疝關於厥陰可以無疑以脉考之素問云厥陰滑爲狐疝少陽滑爲肺風疝太陰滑爲脾風疝陽明滑爲心風疝太陽滑爲腎風疝少陰



滑爲肝風疝凡此六疝雖見於他脉中皆言風疝者  
足厥陰肝經之氣也靈樞亦曰心脉微滑爲心疝肝  
脉滑甚爲癩癘腎脉滑甚爲癩癘凡此三藏脉之疝  
亦以滑爲疝也素問又云脉大急皆爲疝心脉滑傳  
爲心疝肺脉沉傳爲肺疝三陰急爲疝三陽急爲癧  
王太僕云太陽受寒血凝爲癧太陰受寒氣聚爲疝  
此言太陰受寒傳之肝經也可以溫藥逐之不可以  
溫藥補之若補之者是欲病去而強挽留之也歷考  
素問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癩疝此亦言膀胱非  
受病之處必傳於厥陰部分然後爲疝也又言病在  
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言脉急者  
曰疝癧少腹痛凡言少腹者豈非厥陰之部分耶又  
言脾風傳胃名曰疝癧此謂非肝木不能爲風氣名  
曰厥疝蓋脾土虛而不能制水又爲肝木所凌也又  
言督脉爲衝疝蓋厥陰與衝任督俱會於前陰也豈  
不明哉至如運氣中又言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  
病少腹控臑蓋寒客於小腸膀胱則肝木縮而不得  
伸行母傳之子也陽明司天燥淫所勝丈夫癩疝婦  
人少腹痛此言肝氣不得上行爲金所抑鬼賊故也  
又言太陰在泉土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爲



疝此亦言寒客太陰濕土土不勝水水傳之肝經也  
又嘗徧閱銅人俞穴亦相表裏如背上十三椎俞肝  
經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陰交一穴言寒疝任脉之所  
發也關元一穴言暴疝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脉之會  
也中極一穴言疝瘕膀胱之募亦足三陰任脉之會  
也曲骨一穴言瘕疝任脉足厥陰之會也其腹部第  
二行育脘二穴言寒疝衝脉足少陰之會也四病上  
穴言疝瘕衝任脉足少陰腎之會也其腹部第三行  
大巨二穴言瘕疝足陽明脉氣之所發也氣衝二穴  
言癩疝莖中痛兩丸寒痛亦足陽明脉氣之所發也  
其腹部第四行府合二府言疝痛足六陰厥陰陰維  
之交會也亦太陰部三陰陽明支別也衝門二穴言  
陰疝足太陰厥陰之會也其在側脇者五樞二穴言  
寒疝陰邪上入少腹帶脉下三寸也其在足六經者  
足厥陰穴十名言疝者七謂大敦行間太衝中封蠡  
溝中都曲泉足少陽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謂丘墟穴  
也足太陰穴十一名言疝者一謂陰陵泉也足陽明  
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謂陰市穴也足少陰穴十名言  
疝者五謂然谷大谿照海交信築賓也足太陽穴十  
八名言疝者二謂金門合陽也由是言之惟厥陰言



痼獨多爲痼之主也其穴經穴雖亦治痼終非受痼之地但與足厥陰相連耳或在泉寒勝木氣攣縮禁於此經哉司天燥勝木氣抑鬱於此經或忿怒悲哀憂抑頓挫結於此經或藥淋外固閉尾縮精壅於此經其病差別如此不知世間之藥多熱補從誰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則素問靈樞銅人皆非也信素問靈樞銅人則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後之君子以孰爲是嗚呼余立於醫四十餘歲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療余亦莫知敢廢也識練日父因經識病然後不惑且夫遺溺閉癆陰痿瘰瘕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痼也不可妄歸之腎冷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躄嗑乾癆閉少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之痼也但女子不謂之痼而謂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故隱蔽委曲之事了不干脬腎小腸之事乃足厥陰肝經之職也李俗方止言脬腎小腸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經乙木也木屬東方爲心火之母也凡痼者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也不可便言虛而補之難經所謂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瀉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旺也昔審言爲蔡之叅軍也因坐濕地痼痛不可堪



諸藥莫救余急以導水丸禹功散瀉三十餘行腫立  
消痛立減又項關一男子病卒疝暴痛不任倒于街  
衢人莫能動呼予救之余引經證之邪氣客于足厥  
陰之絡令人卒疝故病陰丸痛也余急瀉大敦二穴  
大痛立已夫大敦穴者乃是厥陰之二穴也歿寇鎮  
一夫病瘡癢發渴痛飲蜜漿劇傷水水醫者莫知瀉  
去其濕反雜進薑附濕爲燥熱所壅三焦閉溢水道  
不行陰道不與陰囊腫墜大於升斗余先以導水百  
餘丸少頃以猪腎散投之是夜瀉青赤水一斗遂失  
痛之所在近頰尾一夫病卒疝赤腫大痛數日不止  
諸藥如水投石余以導水一百五十九令三次咽之  
次以通經散三錢空腹淡酒調下五更下臟腑壅積  
之物數行痛腫皆去不三日平復如故內經曰木鬱  
則達之達謂吐也令條達肝之積本當吐者然觀其  
病之上下以順爲貴仲景所謂上宜吐下宜瀉者此  
也敢列七疝圖于左以示後之君子庶幾有所憑藉  
者焉

寒疝其狀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辜丸而痛  
得於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或置雨雪或卧坐磚石  
或風冷處使內過勞宜以溫劑下之久而無子



水疝其狀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而狀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黃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聲得於飲水醉酒使內過勞汗出而遇風寒濕之氣聚於囊中故水多令人為卒疝宜以逐水之劑下之有漏鍼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狀陰莖腫脹或潰或膿或痛而裏急筋縮或莖中痛極則痒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洩而下久而得於房室勞傷及邪術所使宜以降心之劑下之

血疝其狀如黃瓜在少腹兩傍橫骨兩端約中俗云便癰得於重感春夏大燠勞動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劑下之

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鬱之而脹怒哭號罷則氣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鍼出氣而愈者然鍼有得失宜以散氣之藥下之或小兒亦有此疾俗曰偏氣得於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陰痿精怯強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疝不治惟築賓一穴言之

狐疝其狀如瓦掛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



狐則晝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來正與狐相類也亦與氣疝大同小異今人帶鉤鈴是也宜以逐氣流經之藥下之

癰疝其狀陰囊腫絕如升如斗不痒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氣卑濕所生故江淮之間湫塘之處多感此疾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女子陰戶突出雖亦此類乃熱則不禁固也不可便謂虛寒而澁之燥之補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堅之玉冰云陽氣下墜陰氣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羣垂縱緩因作癰疝也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後可調則調可補則補各量病勢勿拘俗法經所謂陰盛而腹脹不通者癰疝疝也不可不下

五虛五實攻補懸絕法二十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矣至於五實五虛豈可與泛泛虛實用藥哉內經明言其狀如俗工不識何此二證所以見殺於委靡之手也坐視人之死猶相夸曰吾藥穩以誑病家天下士大夫亦誠以爲然以誑天下後世豈不怪哉夫一身猶一國也如尋邑百萬圍昆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玉親犯中原而篤戰如河內饑而又經火災此五虛證也故汲



信月... 卷之二  
黠不避矯詔而發倉此可與達權知變者論不可與  
貪常者瑣者說也故曰庸人誤天下庸工誤病人正  
一理也內經曰五實者死五虛者亦死夫五實者謂  
五臟皆實也五虛者謂五臟皆虛也腑病為陽易治  
而鮮死臟病為陰而難治多死經明言脉盛皮熱腹  
脹前後不通悶瞖者五實也脉盛為心皮熱為肺腹  
脹為脾前後不通為腎悶瞖為肝五臟皆實之證也  
五虛者反是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者  
五虛也脉細為心皮寒為肺氣少為肝泄利前後為  
腎飲食不入為脾此五臟皆虛之證也夫五實為五

臟俱太過五虛為五臟俱不及內經言此二證皆死  
非謂必死也謂不救則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  
下復言漿粥入胃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  
兩證自是前二證之治法也後人不知是治法只作  
辨驗生死之斷句直謂病人有此則生無此則死虛  
者聽其漿粥自入胃實者聽其自汗自利便委之死  
地豈不謬哉夫漿粥入胃而不注泄則胃氣和胃氣  
和則五虛皆實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  
裏併泄則上下通上下通則五實皆啓矣是以生也  
此二證異常却不宜用班氏所謂有病不服藥之言



蓋其病大且驚故也余向日從軍於江淮之上舟  
子病予診之乃五實也余自幼讀醫經嘗記此五實  
之證竟未之遇也既見其人竊私料之此不可以常  
法治乃可大作劑而下之殊不動搖計竭智窮無如  
之何忽憶桃花萼丸頓下七八十九連瀉二百餘行  
與前藥相兼而下其人昏困數日方已蓋大疾之已  
去自然毋憊不如此則病氣無由衰也徐以調和胃  
氣之藥醴粥日加自尔平復又嘗過鳴鹿邸中聞有  
人呻吟聲息瘦削痰然無力余視之乃五虛也余急  
以聖散子二服作一服此證非三錢二錢可塞也續

以胃風湯五苓散等藥各大作劑使頓服注瀉方止  
而漿粥入胃不數日而其人起矣故五虛之受不加  
峻塞不可得而實也彼庸工治此二證草草補瀉如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竟無成功反曰虛者不可  
補實者不可瀉此何語也吁不虛者強補不實者強  
攻此自是庸工不識虛實之罪也豈有虛者不可瀉  
實者不可瀉之理哉予他日又思之五實證汗下吐  
三法俱行更快五虛證一補足矣今人見五實證猶  
有塞之者見五虛者雖補之而非其藥本當生者反  
銳滯遷延竟至於死耳夫聖散子有乾薑尋常瀉利



勿用各有標本胃風五苓有桂所以溫經散表而入  
水道聖散子之澁燥胃風五苓之能分皆辛熱辛溫  
之劑也俗工往往聚訕以予好用寒涼然予豈不用  
溫補但不遇可用之證也澆澆謗喙咸欲夸已以標  
名從誰斷之悲夫

不西野而實也外亂王欲此二齋草齋真  
而藥滯人胃不嫌日而其人豈矣姑正孟之受不  
以胃風散正本齋等藥谷大非廢對融雅去豈式之

儒門事親後序 跋

醫道之大尚矣其上醫國其下醫人而身之所繫抑  
豈小哉觀抱樸子之金櫃肘後其用心以亦精矣功  
亦溥矣久矣邵君柏崖以

王牒之親存以于天下後世乃以是書命愚機之壽  
諸梓以廣其傳功豈在抱樸子下哉愚不學恐成後  
人之誚幸栢崖之去然日夜是懼不敢語盡以力至  
於根徹鄙與劇謬辯非尚俟後之君子

嘉靖十九年歲次庚子孟冬朔日錢唐者相聞忠機  
于南圃陋室中







